

15726  
=5



捷錄法原旁註卷九目錄

魏里錢 炆確菴重輯

南宋

高宗皇帝 三十六年丁未至壬午

建炎四年 紹興三十年

孝宗皇帝 二十七年癸未至巳酉

隆興二年 乾道九年 淳熙十六年

光宗皇帝 五年庚戌至甲寅

紹熙

寧宗皇帝 三十年乙卯至甲申

慶元六年 嘉泰四年 開禧二年 嘉定十七年



理宗皇帝 四十年乙酉至甲子

寶慶三年 紹定六年 端平三年 嘉熙四年 淳祐二年

年 寶祐六年 開慶一年 景定五年

度宗皇帝 十年乙丑至甲戌

咸淳

恭宗皇帝 二年乙亥至丙子

德祐

端宗皇帝 三年丙子至戊寅

景炎

帝昀 二年戊寅至己卯

祥興

附 北朝

○ 遼 起甲寅太祖神冊元年止乙巳末帝保大元年九主○凡一百七十一年

太祖 十年

神冊六年 天贊四年

太宗 二十年

天顯十年 會同十二年

世宗 五年

天祿

穆宗 十九年

應曆

景宗 十四年

保寧十年 乾享四年

聖宗 四年 九年

統和九年 開泰九年 太平十一年

興宗 二十年 四年

景福一年 崇熙改重熙三年

道宗 四十年 七年

清寧十年 咸熙十年 太康十年 太安十年 壽隆七年

末帝 即天祚皇帝 二十四年

乾統 天慶 保大

○金起戊戌太初天輔元年止甲午哀宗天興三年九月凡一百一十七年

太祖 六年

天輔

太宗 十二年

天會

熙宗 十四年

初承天會三年 天眷三年 皇統八年

海陵 十五年

天德四年 貞元三年 正隆五年

世宗 二十年 九年

大定

章宗 十九年

明昌五年 承安六年 泰和八年

東海郡候年五

太安年三 崇慶年一 至寧年一

宣宗年十二

貞祐年四 貞定年六 元光年二

哀宗年十

正大年七 開興又天興年三

右南宋九世歷一百五十五年

遼九世歷二百九十年 金九世歷一百九十年

捷錄法原旁註卷九

古虞顧 充廻瀾原本

魏塘錢 吳確菴重輯

南宋

皇皇鉅宋萬里一姓八葉重光靖康陸沉建炎紹統

初年 元祐皇太后孟氏命康王嗣統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幸族有北轅之隙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主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

雖舉族皆北轅而敷天同左祖英宗曾孫神宗之孫

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 李忠定奏議英宗之曾孫云 人謀王受命節于應天府 云 王之弟惟陛下一人而已 二句李忠定 賀節集

道君之子淵聖之弟惟康王一人脫身危城之中總

尹和靖集父兄 宗族在人掌握 致堂論據覆載不同之 憤雪冷溟不滌之耻

初欽宗遣康王權質 千金更以肅王樞為 質康王還復詔王雲 副康王使金軍磁州 人殺雲康王遂次相 州遣蠟詔以康王為 天下兵馬大元帥

高宗

朱韋齋集有宋之盛 萬里一姓垂三百年 真德秀疏皇七鉅宋八葉重光至于 止齋論靖康之禍 建炎 政宣安耽溺之餘蕩然無一足恃 諸夏陸沉而不耻 高宗

師大河之外，殆天意也。斯時二帝在人掌握，有覆載

洪節使金流通冷山，秦徽宗文有曰：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雲攀龍髯而莫逮，恨洒水天。以靖康為遊魂餘氣。

不同之憤，嘆馬角之未生，遊魂之銷久矣。北望庭幃

蔡清曰：人君成天下之務，莫要于思。張中丞六思之諫，正中帝膏肓而為恢復之本也。會稽賦：夢目未足，抱水握火。

無淚可揮，張守六思之諫，切中膏肓，謂宜抱水握火

上皇在冷山，出御衣半臂，親書領中。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宗澤言：奸曰：便可即真，乘救父母使曹勳待至。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事不濟。邪之臣朝

以急救父母，乃潛善中書，伯彥西府，告和乞盟，惟冀

進一言以告和，帝致書韋粘沒喝曰：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言行錄：腦膝請和，知廟堂獨悔之無誰為之尊禮，思之又入一說以乞盟。無地，此所以總然。蓋閣下之見哀而放之，策張勝論事，喜樞廷謀遠之有人。

敵人之見哀，雖樞廷有人，而廟堂則無策矣。又幸李

朱子謂李綱入宋方成朝廷。宗澤為東京留守，敵騎留屯河上。澤屢出師挫敵，累表請帝還京。大事記曰：建炎之初，肩背初失之時也。

綱入來，方成朝廷。宗澤全城以待，車駕肩背雖失，克

李綱言：急而先者，則在丁料理河東河北，蓋而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帝問誰可任者，綱荐張所、傅亮。河東巨寇王善擁眾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宗澤單騎

復有基，使主李綱經理兩河之議，乘宗澤單騎降賊

至善營，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遂解印降。以下八句李忠定奏議。

之鋒，遣使以撫河洛，嚴兵以備關陝，變士風，改弊法

省冗官，與號令以悅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漕帥

二包昌祖謙論

以任方面，選守令以輯遺黎，內修外攘，則不惟故疆

李綱荐傅亮為河東經制使，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以為逗留，召遂罷之。靖康中，張所以蠅書，言圖募兵河北，士民得書，喜曰：朝廷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以綱

可全，而讎言耻亦可復也。乃召還傅亮，安置張所，兩河

荐為河北招撫使，黃注李綱因爭所亮，張時泰曰：陳東可謂從容就義者也。許翰因罷相之安置所于嶺南，再疏求去，遂罷。至若潛一布衣，其有位者果何心哉。綱殺東敵

中丞張守誦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三帝母后，穹廬毳帳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膾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遼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于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七栗七，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

太學生陳東上書乞留李綱而罷黃注，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又不報。會布衣歐陽

激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替善請帝亟誅之。

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

處家事，字畫如平時，食已如廁，吏有難色。

東笑曰：吾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

逝死乎。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激

同斬于市。東初未識綱，特以固故為之死。

綱特以固故為之死。

識與不識皆為流涕

無一人守矣忠定既罷而陳東歐陽澈從容就義矣

周德恭曰宗澤忠君

乃為東徽著哀碎 宗澤前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汪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嘆曰出

愛國之心堅如鐵石

而八上章未罷 師未旋 先死常使敵雄漢滿襟呼還河者三而卒帝命杜克代之

至死不渝屹然為東

京之保障 張浚呂頤浩會兵討 金精沒喝陷襄慶府又陷徐州詔劉光世將兵沮淮以拒金光世兵 扈從都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

賊會韓世忠自鹽城

敗走還金兵遂陷天長軍帝戎 張策馬南馳奔鎮江如杭州駐蹕 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劫帝傳

由海道將赴行在浚

以書招之乃同發平 羣盜盜起而帝匹馬南渡羈棲山海竟致苗劉一豎

江上疏乞建炎皇帝

位于皇于魏國公專請隆祐太后臨朝太后諭之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上簾前抱三歲嬰兒事以

復辟傳等憂恐不知

今天下敵討聞之豈不益加輕 傳等不從后願朱勝非曰今日正項大臣果夫相公可無一言勝非還

所為勝非謂之曰勤

圖易天綱賴有朱勝非為相於內張韓諸臣勤王於

王之師未至者使是

外六龍反正又不得已而分地與盜以紓旦夕之急

間自反正耳傳等遂

金來則金之地金去則盜之地而金又分中原之地

率百官朝于睿聖宮

帝復位願浚浚敗賊

將出羽于臨平傳正

伏誅 彦夜遁離世忠獲之

初張浚有疑于都統

以帝劉豫忽馬擴之四策不都川陝不都荆襄不都

制曲端使張彬察之

紹興五年春作太廟御 胡濬卷封事安能

彬謂端曰今兵合財

史張致遠張詢諫不聽 處小朝廷求活耶

備宜出兵攻委室端

張浚謂中興當自 閔陝始慮金人或

曰彼將士精銳且因

建康淮陽而作廟於臨安是帝固處小朝廷求活者

糧于我七反為客未

也張德遠有重望治兵興元經營川陝富平之役五

可勝也若按兵拋險

路俱潰其短在於疑曲端違王彥所謂喜事而疎者

時出偏師以擾其耕

然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諸將方圖協力其可以恢

獲彼必取糧河東則

秦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擒賜捷懶為其任用檜首倡和議故捷懶

為我主矣如此一二

陰縱之使還後洪忠宣自北州謂檜曰捷懶郎君致意檜深恨之 為檜屈至對案相詬

年彼必困弊乃可圖

也彬遂自浚竟竄之

後浚殺端

初帝問朱勝非曰願

浩浚孰優對曰願浩

練事而暴浚喜事而

疎

王世貞曰自建炎以

來其真可以恢復者獨此時耳完顏置弱矣粘罕死矣可以戰者僅一兀木非岳將軍敵也撤房喝烏祿非韓世忠劉錡吳玠三將軍敵也海上之女真漸以疲老中原之子弟猶知有宋德而我兵驟振而其整不于此時而誰復哉

復者獨在此時乃秦檜北還反一意撻辣郎君為金人奸細檜既相朝上相買復敵復有憂色曰奸人相矣帝謂輔臣曰檜相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一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

人姦細晏敦復淡懷隱憂帝反喜得一佳士而銳意

信和以中彼之欲遂不惜去趙鼎以成檜之志不知

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迄無成功彼直欺我耳惟先

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

而况次師平江北兵數十萬即震怖不敢南下則和

議之與治兵其效可概見者金以和愚宋檜以和愚

帝帝以和自愚而舉國又歛兵以待和韓岳克復之

疏皆不見報而其受其詔諭之名屈夫稱臣之辱僅

得許和之約僅得河南之境而兀木悔其前謀撤離

陝西之地

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州

俾以諸道軍赴閩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

也則言于帝召張浚于福州浚至見鼎執

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咲曰喻子

才之力也詔拜浚樞密浚受命即日赴江

上視師

金以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來言歸河南

陝西之地

張浚楊沂中劉錡奉岳飛收復河南諸郡使李牛皇敗金人于京西而秦檜力主和議秦造司農少卿若虛

詔班師金人陷濠州岳飛言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而我豪傑尚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机難失不聽

張浚楊沂中劉錡奉岳飛收復河南諸郡使李牛皇敗金人于京西而秦檜力主和議秦造司農少卿若虛

詔班師金人陷濠州岳飛言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而我豪傑尚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机難失不聽

趙鼎勸帝親征喻樛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自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抑姑試一擲也鼎曰義不更屈故實上行耳樛曰然則當思歸路爾

韓胄借金使議和御史常同曰先振云云至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為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已發兵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而畏人也

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帝曰朕固一帝在遠聞已講和而彼復肆侵陵朕常親提六師臨江決戰沈與衆趙鼎力贊之帝遂發檄安自將御金次于平江金人自淮引還李綱集親臨大敵使北兵云云

趙子砥自燕山遁歸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初劉豫由粘沒喝高慶裔得言故奉二人特學元水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

飛因遣間諜畫與豫約同誅兀木兀木大驚馳白金主廢豫為蜀王飛奏乘廢豫之際持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世忠亦上疏言机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兀木以歸地于宋非計與撤離分道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戰守內之干戈用全民命人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震怒

兀木以歸地于宋非計與撤離分道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戰守內之干戈用全民命人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震怒

兀木以歸地于宋非計與撤離分道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戰守內之干戈用全民命人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震怒

兀木以歸地于宋非計與撤離分道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戰守內之干戈用全民命人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震怒

兀木以歸地于宋非計與撤離分道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戰守內之干戈用全民命人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震怒

兀木以歸地于宋非計與撤離分道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戰守內之干戈用全民命人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震怒

兀木以歸地于宋非計與撤離分道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戰守內之干戈用全民命人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震怒

兀木以歸地于宋非計與撤離分道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戰守內之干戈用全民命人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震怒

兀木以歸地于宋非計與撤離分道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戰守內之干戈用全民命人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震怒

兀木以歸地于宋非計與撤離分道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戰守內之干戈用全民命人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震怒

兀木以歸地于宋非計與撤離分道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戰守內之干戈用全民命人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震怒

兀木以歸地于宋非計與撤離分道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戰守內之干戈用全民命人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震怒

兀木以歸地于宋非計與撤離分道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戰守內之干戈用全民命人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震怒

兀木以歸地于宋非計與撤離分道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戰守內之干戈用全民命人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震怒

兀木以歸地于宋非計與撤離分道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戰守內之干戈用全民命人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震怒

兀木以歸地于宋非計與撤離分道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戰守內之干戈用全民命人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震怒

兀木以歸地于宋非計與撤離分道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戰守內之干戈用全民命人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震怒

兀木以歸地于宋非計與撤離分道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戰守內之干戈用全民命人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震怒

兀木以歸地于宋非計與撤離分道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戰守內之干戈用全民命人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震怒



時不再來，機難輕失。一旦詔諸將還鎮，罷三帥兵權。

銀絹三千 帝上令人表略曰：既蒙恩造，許張俊力贊和議，檜深喜之。五萬兩疋 備籜方世七子孫謹守臣節。檜欲害飛與俊謀誘飛。

○秦檜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范同獻計請除張俊、韓世忠為樞密使，岳飛副之。則兵柄自解矣。檜從之。

岳飛奉詔班師，憤惋泣下。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日。檜害飛，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岳飛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時歲已暮，檜手書小紙付飛，飛死矣。雲與張憲皆奔市。

帝遣宗正上儀兵部張憲詣河南修秦陵。寢見發掘暴露，遂奏曰：余人之禍上及

帝遺宗正上儀兵部張憲詣河南修秦陵。寢見發掘暴露，遂奏曰：余人之禍上及

帝遺宗正上儀兵部張憲詣河南修秦陵。寢見發掘暴露，遂奏曰：余人之禍上及

即為之寢兵戰，貢歲幣，又為之備藩方，害忠勇主之。

以賊檜贊之以張俊，俾十年之力廢於三字獄。而二

帝之駕終於五國城，哀纏率土，寃薄層空。誠萬世不

可忘者。顧乃優游文翰，率二十四日讀春秋一遍，而

曾不知復讐攘狄之義於乎。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

父耶。檜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逞小智子義為賣

國圖身計。信平權臣在內，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

邪。檜方謂天下太平年，而陰險深阻，陵轢縉紳，以力

排屈已而罷敦復，以抗疏誤國而罷世忠。李顯忠以

上策恢復而降，張九成等以謗訕和議而貶。劉子羽

非久遠計，宜及閒暇時修城壘，器械備舟楫，以俟。浚欲論時事，以母許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許氏

山陵必不可恃和盟

而忘復仇之大事。帝

問諸陵寢如何。憲不

對，惟言萬世不可忘

此賊。帝默然。檜惡之

遂貶。

樞密使主廢論金不可和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檜

納其說，朕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齒耶。

尹和靖與檜書，勿以

小智子義而圖大功。

元木敗于朱仙鎮，欲奔汴，去有書生叩馬曰：自古未有權

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云：元木遂留。

韓弼言州民朽柱中有文

曰：天下太平年，檜大喜。

孫夢觀曰：依憑城社潛作

成福陵，醜神敢敵公論。

吏部尚書敦復方排屈已之

非檜使人以兩府誅之敦復曰

韓世忠抗疏言檜誤國之罪，檜言官論之罷

為醜象，觀使世忠自是柱門謝絕，口不言兵。

張九成喻榜等七人言和議非計，檜以其謗訕和議

劉子羽

言和好

言和好

言和好

言和好

先是趙鼎請正建國公皇子之號。檜言：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至是，中丞詹大方希檜意，刻鼎與范冲和謀密計，遂移鼎吉陽軍。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恨餘生之有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

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時修城壘，器械備舟楫，以俟。浚欲論時事，以母許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許氏

見曰此老掘強猶昔後不食死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門為相專以固國本為先中興賢相與為稱首

請修備俟時而罷歸徒趙鼎於吉陽放張浚於連州恐不言而負陛下浚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于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于心斷之于獨斷察情偽預備倉卒檜大怒遂貶 檜嘗以白金與胡寅七報書曰願公修政任賢尊主

胡寅以報書而安置李孟堅趙汾王之奇等皆因父接敵檜安 洪皓張御朱弁遂自金皓入對便殿求和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豈可置寅于新州 捨朕去即除徽徽閣待制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通判李勤誣皓作欺世飛語遂安置

而編管使金三賢雖蘓武不能過而洪皓以謫隱死

英州徙袁州未 太清主簿吳元美作夏三子傳指蚊蠅也其鄉人告之以為訊 劉定之曰奸臣至卒則者懷之 毀大臣且言元美與李光交故其亭號潛光檜大怒寤知容州 之惡莫甚于秦

至有亭號潛光而遠竄地與姓同而改名凶類窮奇

惡同檜祝然則宣和殿檜生玉枝豈非禍宋之先兆檜惡同同于檜祝凶實類于窮奇然猶得保首領以汝何哉蓋太宗常負太祖背盟位天安得

惡同檜祝然則宣和殿檜生玉枝豈非禍宋之先兆檜乃檜妻兄王曠之蓋檜已絕嗣得大奸之報矣

歟况兼父子孫當國三世同領史職襲迹蔡京腓大檜如少保檜則胡學見子近除奸議如何寧曰以為必不襲蔡京之迹

乞改之檜遂改岳州寧宏弟也韓非子曰中與本末檜自金還金以家屬投檜七除

為純州岳陽軍為華腓大子歟難以逃走 相方主和議金使通好有母易首相之約 帝賜檜第李之手書一

陽軍岳州人謂飛駐於股帝遵敵約首相毋易漫云一德格天不知萬世

軍乃鄂州與我州何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善書檜學倍師忘仇辱國 程史論檜曰十九載輔國而專政其古

與而改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為此遂與萬世矣 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

時檜之子侄姻党皆遺臭十九載專政之流毒愈深二百年列聖之貽謀

相高第天下切齒至掃地生乏朱雲之請劍死無林甫之斲棺君子深憾

以填修撰實錄院祖檜赴朝殿司軍士施全扶刀遮檜肩與刺之不中遂送大理檜親鞠

父孫三世同領史職之全對曰康天下皆欲殺金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于市

前此未有也程史又曰上愧漢臣既乏朱雲之請劍下無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

國子司業黃中使金秦檜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始 以楊思退參知政 帝問金亮有南侵意使至綸覽之綸還言

還土言金人治汴宮免防檜遺謀矣存中節沛中 事檜所引進人也 隣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

必欲徙居以迫我不何其謬哉秦死湯承黃中請備而左遷于綸諛言而

可不早為之備若彼退等 金主亮大舉入寇遣浮梁自清河口入淮東 亮將南侵密隱回工于奉使中俾馬臨安湖山

果至汴則壯士健馬賞 考索云云近者遊亮遠去巢穴授首江上 以端為屏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其

不數日可及境美湯賞 考索云云近者遊亮遠去巢穴授首江上 以端為屏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其

思退大怒左遷中官

畢賀未幾金亮遠去巢穴據我江北欲立馬吳山看

金入寇陳康伯請帝

上曰萬軍書畫混同江南豈有別疆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初虞允文如金亮運糧造舟者多及許還亮謂曰吾將看花洛陽江否則畫殺之請將謀曰

親征帝從之詔葉義

花洛陽幸而帝渙起宸斷率將親征儒生功成於采

問督視江淮車馬虞

石郎主被戮於瓜州而我江左彼符秦蓋由陳康伯

允文秦謀軍事允文

帝能激起宸斷率將親征可謂稍振萎靡之氣蓋由陳康伯之為相也在

至采石帝命李顯忠

紹興初則有趙鼎在紹興末則有康伯皆能以義正君而有回天之力矣

代王權軍顯忠未來

之為相也方之趙鼎皆有回天之力是時豪傑並起

敵騎充斥允文召諸

將勉以忠義曰金帛

誥命皆在此以待有

忠義奮興劉勝則復海州矣王友直則復大名矣耿

功衆皆死戰又撫時

京則復東平矣皆能權歸於正正天相恢復之時帝

俊背曰汝胆畧開四

乃出一儒生吾輩愧

方立陣後則見女子

死矣

爾後即揮雙刀出士

果自方唐憲使允文輩得如裴度討蔡之功豈特稍

殊死戰大敗之時劉

此句 時史遺議欲盡奔陝西文上言恢復莫先于陝西七五路新復州郡又係于德順之

矯疾允文謁諸問疾

見前 存亡一旦棄之則魏蜀之蹙愈多不可不慮竟召允文還初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

鏘執允文手曰疾何

振委靡而已哉奈何功不加增反棄陝西新復之三

必問朝廷發兵三十

路而自沮其戰功誰之咎也吁國餘三戶可以亡秦

年一技不施而大功

田有一成卒能祀夏高宗有江南之范增有中興之

乃出一儒生吾輩愧

名將有楊龜山之碩德鉅儒有胡康侯之松栢獨秀

死矣

名將 龍圖閣直學士楊時著講學東南李若推時為程氏正宗號龜山先生年八十三卒○

周德恭曰是時新復

見後 張時泰曰渡江以來于龜山之碩德鉅儒則奔之兩散之地于注黃檢和少人則置諸宰

三路則中興之機在

四句安 前韓琦對仁宗言當今之策當

此一舉矣夫何議奔

以和好為權宜戰首為務

三路而自沮戰功乎

陽集

此孝宗初立事

以和好為權宜戰首為務

少康有田一成有衆

以和好為權宜戰首為務

一旅以收夏衆夏道

以和好為權宜戰首為務

復興○張南軒曰田

以和好為權宜戰首為務

有一成而卒能祀夏

以和好為權宜戰首為務

胡安國潛心二十年

以和好為權宜戰首為務

著春秋傳上之帝謂

以和好為權宜戰首為務

深得聖人之旨詔進

以和好為權宜戰首為務

一官命未下而卒賜

以和好為權宜戰首為務

謚文定謝良佐曰胡

以和好為權宜戰首為務

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然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

使其推誠委任而隆禮敦信以和好為權宜選將練

二句劉錡上孝宗疏

兵以攻守為實務則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有於

史臣始惑云倫安忍耻匿怨忘報

史斷稱臣奉竟忘不共之仇由畏懦云云

中原何有於二帝哉惟始惑於汪黃終制於賊檜畏

金末宋陷陝州知府金元末犯東京僚屬入問計宗澤方對客圍棋曰何事張皇劉衍守在外必能破賊也乃選精銳統出其後大敗之敵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師也

復號州金將烏魯來攻彥仙委室白蒲解率兵大至彥仙又大敗之委室首其才誘

隋投河死

金撤商喝入與元山不能言以手指摩額議者謂其燕山

斜谷北去劉子羽吳之後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糜戰者

玠腹背擊之大破之

西京之捷徐徽言有晉寧之捷趙立有徐州淮陰之捷李彥仙有陝州之捷田晟有涇州之捷與夫捷於

樓子莊者張浚也捷於褒斜谷者劉子羽也捷於江

中大儀者韓世忠也捷於涇原及仙人關和尚原者

吳玠也捷於高橋藕塘者楊沂中也捷於順昌柘臯

者劉錡也其捷於興化者張榮捷於宿州者王德捷

於扶風黃牛堡者吳璘也若夫從杜克而破羣盜戰

張所使岳飛等渡河復新鄉奪其寨而舞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其將拓跋烏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

風大王金人敗走○盜賣成以十萬眾守蓬頭嶺岳飛部才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眾○時慶吉道連州

水通河斜水通渭皆以行船者

金委室寇涇原曲端使吳玠擊于青谿

嶺大敗之委室走同華○吳玠及其弟璘與兀朮戰于仙人關大敗之○兀朮攻和尚原吳玠吳玠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繫其鬚而遁

東京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錡為五浮橋于賴上敵由之以濟錡先遣人置毒

穎水上流及草中敵遠來飲之八馬俱病兀朮敗走汴○錡自太平渡江與關師古

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青溪兩戰皆

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

世忠邀擊金人于江中大敗之兀朮祈請其妻世俊乘勝追至江州成絕江而去因呼俊為張鐵山

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安兀朮語

樓子莊者張浚也捷於褒斜谷者劉子羽也捷於江

中大儀者韓世忠也捷於涇原及仙人關和尚原者

吳玠也捷於高橋藕塘者楊沂中也捷於順昌柘臯

者劉錡也其捷於興化者張榮捷於宿州者王德捷

捷兀木以柘臯地坦平利于用騎因駐師... 岳飛復襄陽等六郡... 李成夜遁移屯德安... 捷聞帝曰朕素聞飛... 軍有紀律未知其能... 破敵如此... 岳飛受命討楊太光... 遣人招之其黨黃佐... 曰岳節使號令如山... 若與之戰萬無生理... 遂降因使佐招降餘... 党時張浚視師潭州... 有詔召浚還防秋飛... 曰都督能少留八日... 可破賊浚許之太負

太行而刺黑風大王登蓬頭嶺而扼曹成人固石洞... 寇掠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諭飛屠虜賊... 衆迎戰飛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奔山下受其降... 而殲彭友次德安而復襄漢逼洞庭而破楊太京西... 忠岳飛... 京西見前... 捷禽金將王權... 之勝靜安之捷廣德之捷郾城朱仙鎮之捷賴昌用... 子馬五千米飛飛其志卒以蘇北刀入陣勿仰視第所馬足遂天破之元木憤甚合兵十二萬攻賴昌飛... 使岳壽背鬼軍八百決戰殺其將夏金吾連敗之飛追至朱仙鎮請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軍痛... 背鬼軍之捷解廬州之圍金人破膽此又岳武穆之... 飲耳方指日渡河而... 金齊合圍廬州飛使牛皋整... 皇室遺語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何為見犯... 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早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早乃追擊三十里... 功尤表表者也而因循荏苒日失歲亡所謂方畧如... 六句... 策錦... 經世大訓因循云云... 歲亡了無尺寸之效

霍驃姚不逢漢武徒結志於忘家意氣如祖豫州乃... 隆祐太后孟氏謂帝曰置仁人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奸臣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 史尚未別定孟意在天之靈不能無語于帝也帝慨然召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誓宗實錄冲乃為... 遇晉元空誓言於擊楫者也惟感隆祐太后之言專... 神宗考異明宗去取舊文以舉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誓宗實錄由是二... 史得其正冲祖馬子也周德恭曰高宗感隆祐太后之命范冲直史館實錄史由直得其真而天地... 范冲朱墨之任俾神哲二史曲直得真庶洩天地神... 神人之憤為... 高宗無子以太祖六世孫秀玉簡之子名肇育于宮中為太子更... 位退居德壽宮太子扶掖以行帝令左右扶還願謂群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人之憤耳倦勤禪位付託得人孝宗以太祖七世孫... 帝召張浚入見曰久聞... 中興大事記張浚... 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 平生忠肝義胆

紹緒居藩邸時矢志興復及即位朝廷所恃忠肝義... 張浚和督江淮軍馬帝見陳俊卿問浚動靜... 置制國用使... 以張浚為樞密都督... 帝親御甲冑... 食積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淨言播弄... 以宰相領之... 江淮軍馬開府建康... 指授方畧命... 膽者惟倚魏公為長城建國用使開都督府大閱於... 三司合教... 初辛次膺力諫和議每為樽所阻及帝即位若成閔之齋警湯思退... 之朋比葉義問之好阻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避之渡江以後

回不服方浮舟湖中... 飛伐君山木為巨筏... 塞諸港汊賊奔港中... 為筏所拒太技窮赴... 水死果八日而捷書... 至浚嘆曰岳侯神算... 也初太自恃其險因... 曰欲犯我者除是飛... 來人以其言為讖

孝宗

紹緒居藩邸時矢志興復及即位朝廷所恃忠肝義... 張浚和督江淮軍馬帝見陳俊卿問浚動靜... 置制國用使... 以張浚為樞密都督... 帝親御甲冑... 食積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淨言播弄... 以宰相領之... 江淮軍馬開府建康... 指授方畧命... 膽者惟倚魏公為長城建國用使開都督府大閱於... 三司合教... 初辛次膺力諫和議每為樽所阻及帝即位若成閔之齋警湯思退... 之朋比葉義問之好阻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避之渡江以後

茅灘其復中原之志昭然可見擢辛次膺而顯渡江

全統石烈士靈遺蒲察徒屯虹縣蘇琦屯靈璧為南攻計故凌道李顯忠出濠州趨靈璧邵宏淵出泗州

之直任李顯忠而成靈璧之功邊報克捷中外鼓舞

趨虹縣虹音絳

李顯忠力戰卻空開掛兵不動浮言播衆人無聞志至存離師大憤

雖李邵符離之潰而初志不回殿庭立馬斷弦傷目

初岳飛既陳和議之非有願效謀于全勝期收地于河河唾手燕雲欲復仇而報

躬携漆杖陰習勞苦即夫立志之堅宜可以唾手燕

雲矣然方欲用浚而湯史之奸叅之方建恢復而和

議之說惑之豈知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

守無以制勝去十弔而就十賀在先審其利害舉朝

皆婦人固不足以任此而任賢不專魏公視師江淮

逾月即罷楊甲賢良之策諱不言兵是何心也跡其

聽龜齡而黜時宰用敬夫而進真儒俊卿允文相繼

為相剛中克家迭居樞府作敬天之圖明教子之法

圖以自

陳俊卿以兩淮備禦設民無固壘于楊州和州合屯三

萬人預為家計待敵至而夾戰帝詔行之俊卿去位未及歲

帝自卿等專秉正人主

子侍讀

立泰王惇為皇太子

帝謂輔臣曰古人以

教子為重須當多置

僚屬博選忠良不然

一薛居州無益也乃

以王十朋陳良翰為

太子詹事劉焯兼太

張浚使李顯忠御靈州分道伐金七蕭琦用揚子馬米拒顯忠力戰遂復

立木馬于殿庭以便騎射上弩絃斷傷目陳鶴林玉齋詩

俊卿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皇在宮中嘗

初岳飛既陳和議之非有願效謀于全勝期收地于河河唾手燕雲欲復仇而報

張時泰曰南渡有三大奸作梗秦檜倡

張時泰曰孝宗惑于思退奸言恚

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湯思退諷尹

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湯思退諷尹

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湯思退諷尹

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湯思退諷尹

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湯思退諷尹

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湯思退諷尹

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湯思退諷尹

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湯思退諷尹

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湯思退諷尹

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湯思退諷尹

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湯思退諷尹

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湯思退諷尹

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湯思退諷尹

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湯思退諷尹

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湯思退諷尹

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湯思退諷尹

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湯思退諷尹

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湯思退諷尹

軌道四年民艱食朱  
嘉請于府常平米六  
百石賑貸冬加息以  
償歛捐其息之半大  
紂則盡蠲其息以為  
社倉帝詔下其法于  
諸路

措置兩淮屯田詔社倉法於諸路復置補闕拾遺官  
時嘗觀三人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陳俊卿入對極言  
三人怙寵擅權文中書禁遏言于俊卿曰天淵觀言即聞當  
除右史信平俊卿以趨言實于帝曰朕不知此汝除自兩人實  
闕子抑其伺察而播之于外也帝曰朕何嘗及此遂出天淵  
龍大淵輩盤結擅政巧言飾貌之人狎其相媚而正  
帝命選諫曰虞允  
文萃本彥穎林光

張說妻吳氏太后女  
弟也說因扳援親屬  
擢拜樞府朝論譁然  
不果後復以說為簽  
書樞密院事侍御史  
李衡右正言王希昌  
論說不可執政直學  
士周必大不肯草詔  
給事中黃濟封還錄  
黃帝別命卓制施行  
而罷四人入作四  
賢詩以紀之

龍大淵輩盤結擅政巧言飾貌之人狎其相媚而正  
帝命選諫曰虞允  
文萃本彥穎林光

心誠意之學實所厭聞專意一張說而四賢罷黜特  
命選諫官而三人不報恐士大夫倡為清議激成黨  
錮用戒書紳故王淮陳賈之說得行而諸儒道學指

心誠意之學實所厭聞專意一張說而四賢罷黜特  
命選諫官而三人不報恐士大夫倡為清議激成黨  
錮用戒書紳故王淮陳賈之說得行而諸儒道學指

學道之訊陳公輔開  
其端謝廓然和其說  
至陳賈林栗而極其  
謗矣○高宗丙辰年  
陳公輔乞禁程氏學  
詔從之○孝宗戊戌  
年謝廓然請禁有司  
母以程願王安石之  
說取十○癸卯年陳  
賈請禁偽學○戊申  
年林栗與嘉論易西  
銘不合遂極詆之

不在中原無一日不行天下宴玉津園而欲以公心  
者趙公是公  
非徇緣有党  
消朋黨之禍宴秘書省而曰朕每事以德宗為戒而  
陵寢無麥餽之獻神州皆禾麥之墟荆襄上流兵力

事之臣尚何以為恢復之本哉雖雄心遠慮無一日  
帝曰朕心一日  
行天下一而道

事之臣尚何以為恢復之本哉雖雄心遠慮無一日  
帝曰朕心一日  
行天下一而道

陵寢無麥餽之獻神州皆禾麥之墟荆襄上流兵力  
劉洪言有恢  
復之形而未

此模事多矣故朕云  
以下皆  
劉洪疏

伊吾漢之屯名即古伊吾盧也在燉煌郡為西北諸胡往來要路

綿薄吳蜀要害財賦罄懸練兵訓卒往往僅支門戶  
盡復之實也末至而形先見使敵人謀我日深備我日嚴是海之也張盛聲實禍  
尾務痼之恢復之實以修已為本以求賢約先以恤民為重然後用將養其次第舉矣  
而見形生疑敵反成備劉洪所謂修已求賢恤民用

劉洪疏人事若盡天命自至然  
後乘機伺隙以興六月云云  
右之臣不

將養兵之實未盡一二而乃欲興六月之師舉朔方

憂民窮兵怨盜賊將窺發于邦域之中而欲鳴劍于伊吾之北  
此臣之所未喻也○漢書臧宮馬武鳴劍抵掌志馳伊吾之北

之役以求鳴劍於伊吾之北不亦難乎故雖易表稱

魏杞使金對館伴張恭愈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必有敵愾  
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卒正敵國禮而還

書改臣稱姪減除歲幣稱正敵國之禮而中原卒不

君起莘曰孝宗恭奉上皇垂三十載孝養之誠始  
終如一七日一朝有加無已尊謚曰孝真無愧矣

壽皇聖政序凡施  
凡設壽表高廟

可復也若其臨御二十八年之間凡所施設歸美高

光宗

皇后李氏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士皇甫坦善相人道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

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于高宗聘為恭王妃生嘉王擴性悍茹高宗嘗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后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后殺貴妃以暴疾聞帝震懼增疾政事多決于后

終後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請而力行之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為仁孝宗之為孝其真無愧焉  
侍御史劉光祖乞禁道學之議帝下其章讀者手于流涕○張時泰自道學之在久猶日星之

廟事親之懿二典所載亦不能及故孝宗之為孝等

於仁宗之為仁皆無愧焉光宗即位奏從劉御史颯

在天淮賈萊萊陰霍毒霧而蔽之卒  
遇此祖颯風一掃而人心為之一快  
命○劉定之曰光宗授意以御寄始諸敵人之耳目云爾有賢

史臣曰自古外節入繼而能盡宮廷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同享高壽亦無若及之者

風掃道學之譏郡寄朱先生奕者迷當局之用而宮

不能用友為彼所笑如奕者  
不朝重華宮不  
視疾不執喪  
群臣請帝朝重華宮帝出至御屏后挽帝入曰  
天寒宜家且飲酒陳傅良趣進引帝裾后叱之

關悍茹驚疑成疾孝養有虧怒陳傅良之號泣而龜

傳良痛颯后曰此何理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怒○帝皇有疾彭龜年伏地扣額血流漬

發奏自今日無干過宮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天漸亦相留正引帝裾帝諫雖引辛昆事又諫

年扣額留正引裾皆不見聽屢於陳源楊舜卿之黨

傾我家之多難賴頌

帝廢于陳揚之愛爾等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皆不報

留正請建太子御批云廢事歲久念欲退閉正大俱稱疾而逝會帝臨朝忽仆于地趙汝愚為謀內神與



安社稷以為悅任公  
竭節利國家無不為  
既隆翊戴之勳尚期  
啓沃之助

**寧宗**

朱熹曰太皇太后躬  
定大策陛下寅紹不  
圖

三綱幾廢賴趙知院以貴戚之卿扶危定傾任公竭  
節因帝念欲退閒遂親詣太后窮定大策嘉王寅紹  
不得去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明日汝愚率同列奏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行乃以  
太后自諭旨即位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貶陳源等十人○召朱熹為煥章閣待制  
不圖而中外晏然汝愚首貶內侍召用大儒增置講

敬古彌字○侂胄權  
勢日重龜年上疏條  
奏其奸請去之于是  
龜年侂胄俱請祠內

以黃裳陳傅良  
汝愚殺抑僂倭收召四方  
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

朱熹數言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  
使預政汝愚為人疎謂其易制不以為慮

劉放  
不得

批龜年與郡侂胄進  
一官與在京宮觀  
侍即章穎言敵人變

讀官天下引領望治惜其為人太疎厚賞不酬而使  
預內神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鼎欲專大功君恐不免有崇表之行侂胄曰惟有用臺諫  
御筆批出是也遂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而進

侮國勢不安未可輕  
退大臣國子祭酒李  
祥言去歲兩宮隔絕

侂胄懷怨行計劉放挾怨興謀由是權歸侂胄以內  
朱熹論去歲又論朝廷紀綱當嚴侂胄  
大忽使優人王嘉我冠濁袖戲于帝前侂

臣奉太后命劾陛下

乃卒受黜黜而去天  
下後世其謂何知臨  
安府徐誼博士楊簡

批用臺諫矣假御筆逐諫臣矣以內批罷朱熹彭龜  
年矣又以京鏗計逐汝愚而章穎李祥楊簡徐誼以  
儉上書訴汝愚之志併論朱熹老儒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語侵侂胄安置韶州而死○其弟祖  
泰處士也義必以言報國死上書請誅侂胄配祖泰于欽州牢城府尹曰誰教汝上章泰不承尹曰汝

亦抗疏留汝愚李沐  
勅為党皆斥之

黨黜矣竄呂祖儉配呂祖泰而流楊宏中六君子一  
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太學生楊宏中周瑞朝張衡林仲  
麟傳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暴白汝愚之冤激怒韓奸悉送五百里外編管天下稱六君子焉

為清議所擯者欲盡  
斥逐道學或又道學  
目之則有何罪當名

網打盡矣又從而禁偽學籍偽學嚴偽學之禁削文  
不自安胡絃請禁用  
偽學之党凡監司帥  
守荐舉改官並于奏

贖前聲說非偽學之  
人會鄉試清司前取  
家狀必令書以不是

公竄季通貶留正甚至劉光祖以撰記落職剝之碩  
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不通不劉三傑論偽學之黨空變為逆黨  
朱熹行由清司云自幼習易  
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季通元定字又論留正貶正光祿卿居之祁州  
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

偽學四字○王沆上  
疏乞置偽學之籍于  
是以趙汝愚留正周

果不能復存求其得全所學之正浩然而獨存者惟  
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去論壯之○柯樾曰  
韓宗詎曰秦用李斯焚書坑儒再傳而秦  
中行能全所學之正豈非正氣之浩然云云  
統絕陷亡秦之轍木有不旋踵喪其國者  
愚聞偽

必大王蘭四人為之

是景去京

以登九五筋勞著于  
社稷精忠貫于天地

則網打盡矣遂引李沐為右正言使誅秦之竄汝愚于永州道卒

乃卒受黜黜而去天  
下後世其謂何知臨

呂

安府徐誼博士楊簡

祖

亦抗疏留汝愚李沐  
勅為党皆斥之

胡

能胄用事士大夫素  
為清議所擯者欲盡

絃

斥逐道學或又道學  
目之則有何罪當名

紘

曰偽學由是善類皆  
不自安胡絃請禁用

紘

偽學之党凡監司帥  
守荐舉改官並于奏

紘

贖前聲說非偽學之  
人會鄉試清司前取

紘

家狀必令書以不是  
偽學四字○王沆上

紘

首自朱熹而下凡五十九人。姚愈復上言請嚴偽學之禁。下明詔播告中外。乃命學士院高文虎卓詔嚴禁。

劉光祖撰涪州學記。張釜勛之落職。房州居住。周德恭曰。楊氏曰。一陽獨存其猶歲寒百菓摧落之後。尚餘一碩大之果。而不為物食。亦危矣。自偽學之禁。正人斥逐。間有一二君子。猶存如剝之碩果。小人尚又吹毛求疵。羅織其罪。

程松猷妻于侂胄名曰松。侂胄曰。奈何。諫曰。松曰。欲使賤名嘗達鈞聽耳。

及王左右有一非相國之人者乎。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出自門廡。天子孤立於上。而

柴中行而已。踵李斯之謀。蹈亡秦之轍。何澹劉德秀。學之曰德秀。紘之禁用偽學之黨。紘之籍偽學。二傑論。姚高二人嚴。蔡之聲說不是偽學。施名考校真偽。祖上疏削熹宗元定。偽黨為逆。黨既留。偽學之禁。言周必大首倡偽徒必

胡紘沈繼祖王沈劉三傑姚愈高文虎邵袤施康年。見前。許及之論事。侂胄二年。祖泰。不遷。見侂胄流涕不覺。

李沐張釜輩罪可勝誅哉。乃小人之病風喪心者。皆。趙師巽語事。侂胄生日。賦金滿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又市北珠製十冠。獻侂胄之妾。侂胄

附韓氏以求得美官。若由竇屈膝之許及之。犬吠鷄。過山其願竹籬。蒼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而聞犬吠。叢薄視之。乃師巽也。巽音宅。陳自強為侂胄童子。師侂胄當國。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沒可念。坐客唯七

鳴之趙師巽老儒自強主父稱恩獻妾程松賤名達。明日。文章荐其才。連遷至祭書。周筠韓氏之厮役。侂胄托以皇后親屬。得大官。藉師且以刀筆吏事。侂

聽而指厮役為皇戚。昵師且為腹心。自斗食以上至。固若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林學士李璧詞也。

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出自門廡。天子孤立於上。而。浙東安撫辛弃疾入朝。言金國必亡。願屬元老大臣預

國事。日非矣。專國既久。希立蓋世功名。以自固。於是。武學生華岳上書。諫用兵。後隙且乞斬

以中國有必伸之理。匹夫無不報之讐。而下詔伐金。韓侂胄藉師且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

造端於辛棄疾。附和於鄭挺鄧友龍之徒。故華岳諫。怒編管。初。侂胄與丘密議北伐。密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勝負未

啓彙則遠竄。丘密論首事。則不納。南北和好四十餘。御筆批云。韓侂胄。任國柄。輕啟兵端。

金群臣勸先舉。金主。示大休。宜申警。實使吾輩。暑勝。勝。若隙。自彼。作。吾。有。詞。矣。因。力。辭。不。拜。

陳桎曰。造端云。至之徒。以陳自強為謀主任。燕師且為腹心。以岳飛則追封以秦檜則追奪。自謂得天得人。故華岳云云。

環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

年民不知兵而傷於躁動輕啓兵端吁金之讐刻骨

辛稼軒云

吳曦叛四川總領楊

不可忘宋之恨沒齒不能酒誰謂金之不當伐哉惜

巨源謀討賊安丙知

使此詔見于紹興之前高宗年號

孝宗年號

之書招巨源至丙

此詔不見於紹興之前不形於淳熙之際而出於侂

號哭曰目前兵將我

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為山東京東招撫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縛繫人教誘之金人亟

所知不能奮起必得

放木櫃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以香料煮豆布地上與敵搏戰倅敗走金人追逐馬飢就食鞭

豪傑乃滅此賊巨源

胄之手以故羽檄日奏無戰不衄惟畢再遇攻戰有

曰非先生不足以主

之不前及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一夕拔營留旗幟于營縛生羊置而足于鼓上擊之有聲金

此事非巨源不足以

功江淮之民擾於軍需惟葉適防守有法而吳曦西

了此事乃與李好義

吳曦之孫也為興元都統制謀反獻階成和鳳四州于

時中外憂懼使彌遠謀誅侂胄以安邦乃命夏震以兵擁侂胄

等共艸密詔誅之奪

叛幣肉相望然後求和於金金人求首禍之臣玉津

曦父挺官爵

授首軍前函送以易淮陝侵地則知侂胄之伐金者

侂胄問之信孺言敵

至玉津園側極殺之遂以侂胄及師旦

所欲者五事一割兩

乃自伐也君子謂南渡後一壞於紹興之秦再壞於

淮二增歲幣三索歸

昂作國史要略謂宋南渡後一壞于紹興之秦再壞于開禧之韓三壞于嘉定之史

正人四犒軍銀五不

王樽求函能首以贖淮南樓鑰口

敢言侂胄固問之信

之慘未足償自息兵之利而言姦宄已斃之首何足

耳侂胄怒奪信孺二

和議重事待此而决奸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斲棺取首梟之兩淮

官

真德秀奏宗社之耻不可忘言國家之于金蓋萬世必報之仇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太主自處而以句踐望後人

幣滿音格恣露骨曰

惜自中興之體統而言則社稷包羞亦孔之醜矣豈

賂有肉曰特

今天亡此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敵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于此而猶事之哉

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

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于此而猶事之哉

耳

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于此而猶事之哉

信孺

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于此而猶事之哉

信孺

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于此而猶事之哉

高孝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之意與值蒙古

時以金有難二年不遣使幣金屢遣使來督其德秀上疏請絕之

金主詢遣使來求和納遂使其太子守緒會

造兵以侵金金亦悔禍而求和乃罷金歲幣遂絕和

趙方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

好守緒入寇棗陽圍急趙方決策孟扈合兵威名稍

振於境外而蒙古已虎視於漠北矣侂胄既誅是非

已定刊書開禁賜謚贈官劉燾劉彌正為有功於善

類書顯錫吾道增光然彌遠擅權竊弄威福幸帝

理宗

初史彌遠館客余天錫渡浙彌遠以帝未

國子司業劉燾奏乞開儒學禁刊朱熹四書于太學

迪功 二句許 浩論

陳樞曰彌遠擅權幸帝蓋竊弄威福至于皇儲國統亦

有儲嗣欲借沂王置得乘機伺間遂其廢

理宗之母全氏家會稽西北浴龍河帝童時育于母家帝初名與善弟與沂浴于河漸入余天錫自杭來舟至此忽雷雨重宿舟避于船側天錫

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遇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為丞相館客具鷄黍甚肅須臾以二子侍立曰此我外孫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一兒後當極貴天錫還以告遂召見與莒賜名貴誠與內賜名貴和寧宗立貴誠為秉義郎嗣

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乃遣上元朝告于朝而帥州兵討王送臨

貴誠為秉義郎嗣

子雷雨兆夢天錫偕來為史彌遠所立雪川之變濟

見與莒賜名貴誠與

卿舍冤束手受制不思去君側之蠱媚從天下之公

更名的帝崩彌遠

而不誠魏了翁非偽君子也棄之而後已三凶居路

是沂清惠王皇子非

梁成大與李知孝皆為彌遠所害大入目為三凶又謂成大為成大○薛極胡榘輩子

是沂清惠王皇子非

六

四木當途三大犬同除六君子遠竄閩馬丁當國勢

全馬天驕用事有無多子書八字 包概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 楚州忠義李福作 李

將亡而不顧曾足心如天地日月者乎李福李全逞

亂中上彭義斌以民間忠義期會討賊有恢復之謀

戰河北時諸將襄陽騎上戰河南神州可復也趙范 全以青州降元復入淮安殺張林每云我不要

彌遠及欲享安靜之福如待小兒迨橫逆七載賴范

葵諸將進取有方淮安底平然金人之運雖衰而新

隣之敵方熾人材資用無一足恃乃聽蒙古歸地之

蒙古取洛 及我亡亡及宋廢亡 漢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 馮圭守

謀忽守緒唇齒之喻志殲夙敵會兵蔡州火縱積薪

之下命危破竹之中遺禽悉就於俘纍守緒灰身於

烟燭滅金雪耻孰不快乎素志而殺虎畜彪行將飛

而食人何則以遼而視女真則女真不可以其事以

金而視蒙古則蒙古豈可以同心合謀雖成破蔡之

上自守 我疆

獻俘于太廟論功行賞行蓋察御史洪咨夔

曰殘金雖滅隣國方強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

萬歲巷皇子苟候則 汝皆處軌遂立貴誠 進封竑為濟王出居 湖州

丁大全逐丞相董槐 太學生陳宜中黃鑑 林則祖曾唯劉黻陳 宗六人上書攻丁大 全竄于遠州亦號為 六君子○大全商藍 已為戚里婢壻貪緣 閹妃以進

朝廷授李全節鉞合 澤兵全曰朝廷待我 如小兒啼則與果不 受制命

蒙古來議伐金許功 成之後以河南地來 歸 端平元年滅金露布

守緒方待盡于須臾 尚逞頑而拒旅凌雲 既剪知命危破竹之 中拔幟先登遂火縱 積薪之下衣寶自焚 于烟燭遺禽悉就于 俘纍種類無遺師徒 不頓

金使完顏阿虎帶來 及我亡亡及宋廢亡 漢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 馮圭守

金使完顏阿虎帶來 及我亡亡及宋廢亡 漢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 馮圭守



功而假道實有及虞之勢况因人成事獻俘行賞動

可動色相質漁然辭休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知盧州全子才會兵趙沐金故將李伯淵等誅崔立以降趙葵帥師會子才于汴葵將楊誼等入洛陽以重方乘之憂帝納之

色相賀能無厚貌乎南北之盟方定而貪復三京宋蒙古使王檝來言曰何為而敗盟也此後河淮之間無寧日矣

先敗盟是曲在宋也王檝五至議和不成以憂卒郝元遣使通好王文統忌郝經才

經來修好不見答而又幽之是直在蒙古矣宋以衣德請遣經來復陰諷李璫保欲假手經以渡淮似道恐乞和事洩遂以李璫為薛竟拘留于真州經上表曰願附驥尾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歎兵候國又教上書于帝及執政皆不報

經來修好不見答而又幽之是直在蒙古矣宋以衣

冠禮樂自居不思信義之明皎如日月而昧遠圖啓傳家錄司馬光曰王者臨御四夷使信義云云

邊釁始也不宜親而親繼也不宜絕而絕怒臂當轍王宗沐曰傲聽浮言怒臂云云

致探虎口而川蜀江陵襄漢之間無日不干戈無人

不介胃北方未或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獨于孟琪敗

之於江陵岳敗之於真州他未有以捷聞者喪師

失地亡國之勢已成正韓琦晝夜慟哭之日也顧以

賈似道忌功欲汙巖使宣漢陽蒙古圍鄂州攻城益急似道大懼密遣宋京請蒙古當請稱臣割江南為界歲不銀絹各二十萬而以乞和蒙古許之遂拔兵去似道匿其事奏請罷大捷上表言鄂州始解江

賈似道忌功欲汙巖使宣漢陽賈誼所謂痛哭流涕正韓琦所謂晝夜痛哭之日也

賈似道忌功欲汙巖使宣漢陽岳州集比日以來北勢變迫邊聲之棘當此之時不特

賈似道忌功欲汙巖使宣漢陽岳州集比日以來北勢變迫邊聲之棘當此之時不特

賈似道忌功欲汙巖使宣漢陽岳州集比日以來北勢變迫邊聲之棘當此之時不特

賈似道忌功欲汙巖使宣漢陽岳州集比日以來北勢變迫邊聲之棘當此之時不特

賈似道忌功欲汙巖使宣漢陽岳州集比日以來北勢變迫邊聲之棘當此之時不特

賈似道忌功欲汙巖使宣漢陽岳州集比日以來北勢變迫邊聲之棘當此之時不特

賈似道忌功欲汙巖使宣漢陽岳州集比日以來北勢變迫邊聲之棘當此之時不特

賈似道忌功欲汙巖使宣漢陽岳州集比日以來北勢變迫邊聲之棘當此之時不特

李璫李全子

唐太宗時頡利遣執

大思力謝罪求朝太

宗使唐儉慰撫之又

節李靖將兵迎之靖

被突厥于陰山頡

利可汗遁走

岳岳與元戰多捷聞

職修舉帝親書忠實

二字賜岳

周德恭曰蒙古來侵

喪師失地獨孟琪敗

之云至州則二人

之功為何如哉

賈似道忌功欲汙巖

一時闔臣遣官會計

邊費于是趙葵史嵩

之等皆坐侵盜掩匿

二句  
文膾

江陵所恃三海孟琪經理江陵三海

遂通為一為渠濱三百里間渺然

岳州集比日以來北勢變迫邊聲之棘

當此之時不特

賈誼所謂痛哭流涕正韓琦所謂晝夜痛哭之日也

岳州集比日以來北勢變迫邊聲之棘

當此之時不特

賈誼所謂痛哭流涕正韓琦所謂晝夜痛哭之日也

岳州集比日以來北勢變迫邊聲之棘

坐死復拘其妻妾徵之信州謝枋得以趙

蔡檄給錢會計至信枋得日不可以累官

撫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曰于

金而募徙木將取信于市人二卵而弃于

城豈可聞于隣國遂得免徵餘者

老子書其政察也斯民缺也○缺音缺民

不聊生也孟琪為四川宣撫使

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為屯二十

又創南陽竹林西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

寓之士淳佑六年卒○史高之從子環卿

嘗上書諫高之曰久開督府所成何功東

之捷欺天罔上賣國召兵又恣其狠復殺戮閹臣二

卯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隣國漸至國用不足而買公

田行經界推排法江南之地較分寸於繭絲三烈去

而斯民缺缺感頌無訴無異反裘負薪割股啖腹矣

雖余玠經理西蜀孟琪大興屯田尋至身殞而史高

之久開督府所成何功呂文德迷利誤國聽蒙古置

權場於樊城自此而築倭白鶴置臺江心備禦而召

之則何以經國嗚呼理宗享國與仁宗同然仁宗之

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間若崔與之吳潛皆弗究

於用陳德剛洪咨夔喬行簡老成謀國克耳不聞始

蔽於彌遠終惑於似道雖能崇尚周程張朱罷黜王

徐元杰疏畧曰陛下為四海縉常之主天

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今嵩之不天聞疾

不省聞計不行徘徊數日牽引奸邪布置

起蕭牆危如朝露

南民力困于征輸州縣匱于應辦誠恐禍

起蕭牆危如朝露

國語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

是備禦而召之其何以經國

以七句

復三京

諸疏皆不聽

昭建

昭建

要地買囑起復自入  
相以來知二親年耄  
慮其不測思為起復  
計起復未卒哭之馬  
光祖為淮東總領未  
終喪之許堪為鎮江  
守臣以預為已地也  
故今里巷有十七字  
之謠曰光祖做總領  
許堪為節制丞相要  
起復援例夫以里巷  
之小民猶知其奸陛  
下固未知之乎○不  
天蔡邕謂子以父為  
天故喪父曰不天

安石以成右文之治建昭勳崇德閣以圖形製訓廉

謹刑二銘以戒飭中外而昧於小人勿用之戒高之

不天援例起復徐元杰論之於前三學生言之於後

違眾論而不聽親拔天祥古謂忠肝乞斬內侍而不

報然則理宗之理文焉而已耳度宗拱手權奸荒於

酒色費幾州汗馬之勞供一夕笙歌之樂而亦以大

### 度宗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  
至拜留之江萬里以  
身披帝云自古無此  
君臣禮陛下不可拜

帝以似道有定策功稱為師臣師相而不召朝臣皆稱爲周公理宗山陵事竣竟奪官還越而  
密令吳玠詐報蒙古兵又下沈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授鎮東節度使似道怒曰

似道不可復言去似  
道不知所為下殿舉  
芻謝萬里曰微公似  
道幾為千古罪人然

以此益忌之謀逐萬  
里上亦四上疏求  
退

帝曰襄陽之圍已三  
年矣奈何似道曰比  
兵已退陛下何從得  
此言帝曰適有女嬪  
言之似道誣以他事  
賜死

節度使館人之極致爾遂命出節都人聚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節制  
即出徹閣壞屋無節即理以示不屈由是人皆駭異○下汜市名在荊州府枝江縣  
道不得行其志

任委之師臣詐報下汜之攻妄行倒節之事逐萬里  
帝祀明堂遇天大雨胡青妃兄顯祖請帝乘趙孟頫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  
刀碎相位不允乃引杜  
可顯祖給曰平章已允帝歸似道大怒即日罷政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

罷夢鼎出貴妃而似道敢托伊周效尤操莽佯欲避  
後翁合上言似道以蔽賢無比之祿重轍自托  
似道作半開堂與群妾地閉  
于伊周以不學無術之權竟敢效尤于操莽  
蟋蟀狎容戲之曰此軍國重事

位以要君量珠輦玉以積賂匿敗諱亡以養寇踞闕  
似道屢請行邊陰諷帝上疏  
樊被圍四年守將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賊及  
以為不若居中道以運天下  
賊陷天順即所守處繼死官卒死士百人巷戰

蟋蟀嘯傲湖山居中以運天下已而樊城失守范牛  
身被重傷以頭  
襄陽被圍九年李廷佐統制張順張瑄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績皆死之二張  
觸柱赴死  
為諸將所服貴曰張順曰竹園張瑄在江北樊城與襄陽降東南不可

殉節一張先殞襄陽繼叛江南江北之險拱手與敵  
汪立信移書似道曰今天下之勢去八九乃酣歌深宮笑傲湖山不亦難乎因陳戰守並用為

馬廷鸞立辭相位對  
曰國事方殷疆圉孔

守  
上策禮聘使為中策一策果不得行嗚呼與魏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



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闈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日矣泣拜而出

恭帝

而天下之勢十去八九尚詬汪立信之二策而仍坐

馬廷鸞二不知之說平章平章軍國重事果半閒堂

中所可了耶恭宗勿稚元兵愈熾呂文煥既降請為

前鋒伯顏劉整水陸並進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

則一縣殘半壁江南無一寸乾淨之地似道意圖天

助出師蕪湖傍惶怖愕心折骨驚三鼓鳴鑼十二萬

度宗次子名昌四歲即位謝太后臨朝稱制

初文煥知襄陽府待援不至以城降元陳攻鄂之策且請已為前鋒阿木入襄陽至是文

煥以伯顏自襄陽趨鄂州劉整以唆都初天祥上疏言宋朝愆五季之亂則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自東陽趨淮泗旌旗數百里水陸並進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敵至一州云中原陸沉痛

海河賈似道問汪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地某去諄諄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敢發及聞整死喜曰吾得天助也遂上

表出蔡虎臣及元人戰于丁家洲敗績夜將四鼓似道鳴鑼退師駐于珠金沙諸將皆潰散似道與虎臣單騎走還揚州

元伯顏梅嶺詩曰馬首曾經從纛歸啼王師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

可斬何救于國事迹其所為直可磨之揚國等耳

兵須臾而潰竄身維揚由是江淮諸軍望風唯唯敵

兵所涉到處蕩平池州權守盡節於從容之堂饒州

舊相殉難於止水之內泐江招討扼吭於高郵之滄

大臣盡義誰與撐持雖張世傑遣兵入衛文天祥起

兵勤王李芾遣兵入援而伯顏入建康已扼其吭而

元兵陷饒州知州唐震死之故相江萬里初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城破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內積屍如疊萬里尸獨浮出

物只插柳元兵陷池州權守趙昂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忠臣吾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及元師圍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從容登

江准招討使汪立信聞似道師潰嘆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夜半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揮拳撫膺者三扼吭而卒

詔張世傑出兵拒扼與元阿勤王詔張世傑文天祥捧之涕泣發木賊于焦山賊績奔函山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寨萬人遂入衛每與發時事輒流涕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湖南提刑李芾發壯士三千人使將之勤王元伯顏入建康元主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曰百

年通敵已扼其吭少爾運四句太皇太后飛榜

有之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垂盡

韓詩外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焦也

之緒猶抱羽毛以赴烈火謀國者不思權宜之計而

反執戮行人於獨松關以諒之怒焉元兵東入二百

州厥角稽首容易迎降惟冠帶自焚尹毅禮重於兒

曹熊相引頸李芾義感乎帳下鎮巢軍之洪福捐一

命以報宋朝梯雲樓之應獺偕三子而存大義獨松

太學生徐應獺為文祭岳王與其子鄉貢

士琦松女元娘登經德齋梯雲樓縱火自焚作詩曰二男并一

女從我上梯雲學僕知之滅火應獺遂與三子赴井死

似道免官還紹興守臣閉門不納王燭復言于太后降居婺州

婺州安置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李賦詞贈之云

余歸路君來路天理昭也胡不悟公田闕會竟何如仔細思量

真自誤雷州戶崖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

元伯頌進次阜亭山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師眾背城一戰陳宜中不許白太

既破阜亭納款帝后三宮與元俱北海內山河皆非

漢有嶺南民物不過周餘似道留禍患以遺君父至

於如此雖假手於鄭虎臣之一拉少伸神人之憤何

足以謝天下哉既而亮節奮忠二王在福陳宜中等

其立益王即位福州天祥世傑壯心填海苦膽憂天

尊度宗淑妃楊氏為皇太后同聽政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

元使廉希憲至獨松關守將張濡殺其副使嚴忠範執希賢婦臨安希賢病創死後太后遣

天祥居

山詩厥

元阿里海軍破潭州尹毅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

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毅曰正欲令兒

知潭州李芾能相閣召帳下沈忠命取酒飲其家人盡

醉命忠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還家殺已妻于亦自刎

西降元知

夏貴以淮

鎮巢軍之洪福捐一

命以報宋朝梯雲樓之應獺偕三子而存大義獨松

會稽尉鄭虎臣以父嘗為似道所配請為監押

似道時當建寧開元寺侍妾尚數千人虎臣悉

此一句 王燭

劉劬論 曰

伯頌入臨安楊淑妃與弟亮其益王是與廣王昉如

温州航海至揚州宜中世傑等共立益王是為端宗

文山指南集壯心欲

填海誓願為憂天

且中世傑

奉帝航海

元阿察率董文炳狗處州秀王與畢

迎戰于瑞安敗績死之○史臣曰謝

端宗 諱是度宗長子 恭宗兄年十歲

太皇太后謝氏以病久 留臨安元人自宮中 昇其牀以出北去

阿木圖揚久李庭芝 守禦益力阿木以太 后手詔諭降曰今我 與嗣君既已臣服卿 尚為誰守之庭芝開 壁納使者斬之焚其 詔于陣上既而與指 揮姜才趨泰州阿木 追及之不屈死

帝昺 元張弘範進薄世傑 舟弘範令諸將曰宋 師西艤厓山潮至必 東遁聞我樂作乃戰

千朝上元舟樂作宋 師以為且懈不設備 弘範以舟犯其前宋 師大敗陸秀夫先驅 妻子入海即朝服負 帝同溺太妃楊氏聞 帝崩撫膺大慟曰我 恐死間聞至此者正 為趙氏一塊肉耳今 無望矣遂赴海死世 傑將走安南至平章 山下遇颶風大作世 傑謂舟人曰為我取 辦香來至則仰天呼 曰吾為趙氏亦已至 矣一君亡復立一君 今又亡吾未死者庶 幾敵兵是別立趙氏 以存祀耳天若不欲 我復存趙氏則大風 覆我舟也遂覆世傑 溺死

而端宗身寄海島秀夫淚濕朝衣與宰迎戰於瑞安 民為當國之太后乃惜一死而負其子社稷秀王為帝室之遠尊 乃借一死而報效于祖宗聖人所以責陽剛而賤陰柔者以此 能指其腹曰此皆割義文章也可 知興化軍陳文龍被執欲降之文 諶深帝胃庭芝焚詔而斬使尚為宋守節義文章固 相逼耶卒不 天祥厓山歌曰颶風起兮海水飛噫文武盡兮火德微噫鷹鷂相擊兮靡所 施噫鴻鵠欲舉兮將安歸噫權歌中流兮任所之噫獨抱春秋兮莫我知噫 屈遂不食死 崩群 不可屈春秋獨抱竟靡所施景炎不祿即世礪州衛 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子尚 在將焉置之乃共立昺為帝時年八歲 王昺為度宗末子天未釋於不憊帝豈樂乎為君秀 力莫如 帝遷于新會之厓山遂進行 之何也 宮正殿曰慈元楊太后居之 夫立之遷舟厓山期攝政於慈元寄乾坤於水上元 一坑四十萬秦人懼所趙人怨大風揚砂水不流為楚 者藥為漢愁又曰誰雌誰雄頃刻分流血浮尸洋水潭 人懼宋人怨北兒樂南兒愁浮屍流血雌雄遽分星

而端宗身寄海島秀夫淚濕朝衣與宰迎戰於瑞安

民為當國之太后乃惜一死而負其子社稷秀王為帝室之遠尊

乃借一死而報效于祖宗聖人所以責陽剛而賤陰柔者以此

能指其腹曰此皆割義文章也可

知興化軍陳文龍被執欲降之文

諶深帝胃庭芝焚詔而斬使尚為宋守節義文章固

相逼耶卒不 天祥厓山歌曰颶風起兮海水飛噫文武盡兮火德微噫鷹鷂相擊兮靡所

施噫鴻鵠欲舉兮將安歸噫權歌中流兮任所之噫獨抱春秋兮莫我知噫

屈遂不食死 崩群 不可屈春秋獨抱竟靡所施景炎不祿即世礪州衛

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子尚 在將焉置之乃共立昺為帝時年八歲

王昺為度宗末子天未釋於不憊帝豈樂乎為君秀 力莫如 帝遷于新會之厓山遂進行 之何也 宮正殿曰慈元楊太后居之

夫立之遷舟厓山期攝政於慈元寄乾坤於水上元 一坑四十萬秦人懼所趙人怨大風揚砂水不流為楚 者藥為漢愁又曰誰雌誰雄頃刻分流血浮尸洋水潭

人懼宋人怨北兒樂南兒愁浮屍流血雌雄遽分星

劉氏曰秀夫之朝服負帝與之俱溺世傑之取香祝天願風覆舟與 夫天祥之如金行煉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有死之心無生之志

此句 初夏貴在燕湖袖出一編書 初陳博嘗有一 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 汴二杭三閩四

氏一塊肉葬江魚腹中悲夫宋興三百二十年一汴

文丞相集杜詩黃屋今在否又厓山詩曰六飛杳霽知何處天 水茫茫隔烟霧漢制天子五輅駕六馬行疾若飛故曰六飛

二杭三閩四廣黃屋果在否六飛知何處哉雖然浙

江沙滌太皇太后望祝曰海若有靈當使 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潮沒三日不至

海無靈波濤不作閩關至此颶風覆舟天亦不復存

註見 前

趙氏矣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固如此也

太祖 但真宗

太祖 但真宗

文天祥號文山元張弘範襲執天祥于五坡嶺天祥不屈弘範送天祥赴燕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至燕元丞相博盧曰自古有以宗廟上地與人而復迎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夫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幸德祐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

於元乎何尤夫宋之立國建隆淳化之經營咸平景

俱仁宗

俱神宗

德之紹述慶曆皇祐以中厚培化理熙寧元豐以聰

哲宗

徽宗

明彙憲章馴致紹聖之紛紜崇寧之荒亂君臣之賢

俱高宗

俱孝宗

否頓殊內外之治忽遂異若建炎紹興之圖回軌道

淳熙之保乂正直登庸則人存政舉邪佞雜進則兵

敗國危光寧僅守宗社理度竟感封疆納叛渝盟開

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

恭宗隆元七封為瀛國公孫為僧

端宗

帝昀

劉氏曰德祐遷而景炎立于閩景炎祖而祥興立于廣寧以補

從高宗為忠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

於金終亡於元得禍最酷豈非聲容盛而武備衰議

二句元人進宋史表

謝枋得號登山初知信州以天時人事推宋必

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口既知不可何必為大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我心焉不可

論多而成功少之謂歟然觀精忠勵節文山倡於前

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有死而已處燕三年世祖欲用之天祥曰國亡苦分一死耳

登山繼於後直與厓島諸公爭光比烈夫豈漢唐之

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世祖知不可屈將釋之有聞僧言上疑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欲取文丞

所得有哉

足以知此天祐怒遣之北行枋得即不食積數月困殆至燕京五日死○精忠三句許浩論

自稱宋主欲取文丞

所得有哉

根乃詔殺于燕京之  
柴市其衣帶中有贊  
曰孔子成仁蓋曰取  
義惟其義盡所以仁  
至讀聖賢書所學何  
事而今而後庶幾無  
愧數日其妻歐陽氏  
收其尸面如生有張  
毅甫者負其骨歸葬  
吉州適家人亦自惠  
州昇其母曾夫人之  
柩同日而至人以為  
忠孝所感

附北朝

遼

三句五代史  
四夷附錄

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與庫莫奚同類而異

號東胡其部族  
大者號大賀氏

在元  
魏初

種其先國於鮮卑世雄朔漠酋奇首有八子名八

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人  
部三年一代以次為之及阿保机不肯受代

奇首之後  
雅里屠獮

部大人歲推一人為主建旗鼓以號令諸部因譯

河濱因譯始興之地  
世置為律而姓之

世略契丹夷離畢撒刺的長子曰阿保机帥種居潢城生  
奕異為阿至沙里大迭烈美離畢得而用兵擊滅七部

始興之地而姓耶律七傳至阿保機生而英異乘

契丹

初炎帝之裔曰葛烏  
兔九傳為慕容皝所  
破分其眾為三曰宇文曰庫莫奚曰契丹  
南朝齊高帝元年入  
附於魏主宏  
有邵固首唐開元中  
詔許襲王後周時諸  
部推太祖為主

太祖 姓耶律

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

干越者契丹至貴之取非有大功德者不受

契丹草居野次靡有定所阿保机建西樓為游獵之所建東樓以紀功相去千里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又起明王樓

東丹即扶餘城今景州

契丹乘勝攻幽州周德威遣使告急晉王存勗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清猶擒頡利今我有誼將二人復何憂或嗣源等步騎七節會于易州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眾直抵西樓城汝種族因躍

五代史八部之人以遙輦不任事選于其眾以阿保机代之机多智勇而善騎射漢人教之曰中國之主無代者貴是机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諸部共責諸部之机不得已傳其旗鼓而遙輦不任事收漢人於幽涿自為一部得專用兵

謂諸部曰晉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炭山東有塩鐵之利阿保机率漢人治之用其妻述律使告諸部曰我有塩池諸部所食朕諸部知食塩之利而計稱塩池之利當謝主人共為牛酒之供盡滅七

不知塩有主人可乎當犒我諸部以為朕共以牛酒契丹會塩池阿保机伏兵其旁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 契丹 谷渾党項小蕃必

部遂為於越建東西樓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陀諸部 匈奴 木號 梁祖開平元年帥眾三十萬寇雲州晉王克用與之連和約悉降之 別種 蘇鞞 薛孽或勸晉王擒之王曰仇敵未滅而失信外國自亡之道故地并奚渤海諸國嘗寇雲中與晉連和既歸背

也厚贈遺之阿保机歸而背 唐天祐四年梁立為可汗開平元年始稱帝國人謂之盟更輔於梁開平初年借稱帝號居國東丹作孔

契丹主以太子倍言 命繪前代直臣 契丹主之弟刺葛等謀亂契丹主不忍加誅召諸弟作孔子廟親詣之 像為招諫圖 登山刑牲告天地為誓而赦之不踰時復謀亂

子廟繪招諫圖有第五人克敦友於之誼一亂與治末年刺葛反契丹主猶不忍誅諸弟于法謀其黨而釋之以上五句陳名卿斷 史斷曰不惟仁叛弟并仁叛民契丹仁主也

盟再亂不治三亂誅其黨而釋之蓋亦仁主也述綱目述律后勇決多權委阿 燕劉守光末年衰弱遣使請歸述律后契丹阿保机怒其不保机行軍禦眾后常預其謀 拜盟之使收馬述律后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才奈何

律后勇決權變預贊兵機漢使韓延徽有智謀任以牧園置禮而用之阿保机名與語悅之遂以為謀主延徽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使各有配儼置燕荒由是漢人安業述律后者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功焉述律后之逃奔晉陽

為國相教以建牙開府築城立市墾荒田人服晉至靈之幕府王緘疾延徽不自安求歸省母遂復入契丹寄書晉王曰非不忠矣主非不忠故卿所以不肖正懼王緘之讒示因以老母為托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

其業延徽懼王緘之讒而以老母托晉故終同光契丹不深人為 渝關為邊海諸鎮之障周德威鎮盧龍恃勇不修 契丹每為牧于草原之閭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已殺之吳王寇延徽之力也 契丹每為牧于草原之閭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已殺之吳王

之世契丹不敢南牧於時德威狎敵忌能失渝關

馬奮極後軍齊進契丹大敗  
遼五代史作榆

太宗 番名耀局之  
又曰堯骨

唐武義節度使王都在鎮十餘年自除刺史招討王晏球以都反狀聞詔發諸道兵會討定州都求救於奚酋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與戰破之契丹復遣其酋長楊隱救定州晏球擒之次年克定州王都伏誅禿餒送大梁斬之

遣契丹至以猛火油曰此油燃火得水愈熾何保机即建騎欲攻幽州述律后止之至是盧文進引契丹急攻新州德威大敗史斷曰德威仰敵意能所以取敗渝闕之險矣而晉無長城矣

之險而晉無長城至嗣源免胄揚鞭解幽州之圍德光太子子述律后憂之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憂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首長知其意爭執德光繼遂立為天皇王德光

而晉有猛將焉太宗德光天性孝謹諸酋執轡為性孝謹毋病不食亦不食以延徽為政事令唐遣姚弋荻于契丹阿保机聞莊宗遇害慟哭曰我朝定也朝定猶華言朋友也既而要坤割地坤不可欲殺之延徽諫乃囚之及德光

天皇王任延徽以政聽姚弋坤歸唐而王都之反也歸唐 助之朕天道不容故賜隱云至誅戮

以收定州故楊隱禽於前禿餒斬於後都亦不免初契丹舍利前刺與楊隱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德鈞以前刺契丹之驍將恐悔之無

誅戮豈非天道所不容哉後以不得舍利前刺和及教唐王不與契丹以不得前刺自是數塞州振武舍利契丹富家名自前刺音則鍊契丹得名每百家州運領入幽州校多伏兵于閭溝掠取之

議不成數寇雲州振武伏兵閭溝掠取運糧趙德城閭溝而處之為良鄉縣糧道稍通後德鈞降於契丹逾年而死以通幽州運路石敬瑭有異志唐王以問

鈞為之築城戍守唐又城三河縣運路藉以無虞近留李琦曰河東若有異圖必結契丹為援契丹屢求和親但求前刺未獲故未成其今誠請前刺等彼必難朕奉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及敬瑭拒命求救契丹德光將兵救敬瑭實

未幾河東陸梁遣使求救德光親將代唐册立敬大敗契丹立敬瑭為晉帝敬瑭割幽冀等十六州以贖之中國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兼政事令

唐坐受制地改國號遼制倣中國用趙延壽天下發明云滅唐立晉天下無敵故非晉頓云趙延壽引兵陷晉祁州刺史沈斌在城上延壽說之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幽庭忍帥外

無敵固非冒頓頡利吐蕃之比矣其後陷晉祁州兵以殺父母之邦不自愧耻更有驕色何哉沈斌乃折矢盡忠為國家死其終不效公

守臣盡節而大困於陽城然連歲入寇漢兒曾不謂其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

遼

閭溝五代史作搃溝

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于奔命述律太后謂其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

和蕃不聞蕃和漢也  
兇果能回意吾亦何  
惜與和

張敬達性剛時謂之  
張生鐵敬達及契丹  
至戰於汾敗績  
契丹主怒張彥澤擅  
徙晉主於開封署斬  
彥澤于北市比人爭  
破腦取髓齋而食之

### 世宗

元欲東丹王突欲之  
子突欲為太祖長子  
更名倍為八皇王後  
奔唐賜姓名李黃華

契丹大舉趣恆州王清執帥麾下力戰在威不遣一騎救之清謂其眾曰大將握兵坐觀吾  
困而不救此必有惡志吾當以死報節其清父士殷盡死杜威降契丹王執重貴以歸餘  
得一向眼復大舉趣恆州王清以死報國杜威降

書法云衣冠禮樂中國事也一  
變至此字宙以來未之有也  
敬達討楊光遠等勸敬達

重貴執行朝賀入閣禮衣冠禮樂一變至此至其

祭敬達而誅彥澤尤足取快人心者也帝祀北去  
此句  
世畧

兀欲集蕃漢之臣於府署而自立是為世宗荒於  
時德光有子在國元欲以兒子襲位無述律后之命太后怒發兵攻之太后兵敗 元欲  
兀欲幽太后于阿保机篡政元天祿慕中華風俗多用漢臣而荒於酒色國人不附 汪重

酒色述律后發兵攻之幽閉祖母國人不附遷故  
貴于建州未至安太妃卒于路遺令焚骨  
南向颺之○史臣曰身淪漠北志切中華  
漢隱帝乾祐三年人寇屠內丘死傷頗  
多軍中多妖異契丹王遣使請和於

晉王哀哉安妃遺令志切中華既而攻我內丘值

漢周革命使至大梁悔志請和會北漢乞師引兵  
漢會漢亡周至報  
聘且敘革命之由  
契丹遣使北漢冊命其主崇實  
名身會北漢主伐周行至新州

伐周燕王述軋作亂行弑齊王述律討殺述軋而  
述律以好遊戲每夜酣飲達旦  
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

伐之穆宗好獵嗜酒嚴忌少恩不理國事人謂睡  
李濤之弟濬在契丹為勤政殿學士與幽州節度使蕭海真善說海真內附濬因與  
海真言契丹主童驥無遠志朝廷若能用兵必克朕與和必得會常國多事不累從

王幽州利其童驥內附不果是時周既再傳國方  
契丹北漢會兵寇周○書法云周既再  
傳國方云云故書寇存中國尊有道也  
周王自將伐契丹取瀛莫以遂趣幽州有疾而還  
○書法云周世宗取關南如反掌則幽燕之地可

有道故周王自將以取關南惜乎未遂而遽止懷

### 穆宗



景宗

以坐服惜乎未遂而遠 述律耽酒嗜飲常以虞人偵覈其別加炮烙械之 世宗太子  
止此固夷夏之大机也 刑至是眩于懷州獲能截飲夜分庖人幸吉絨之 小字明康  
州歎飲庖人行弑兀欲之子賢立為景宗以蕭守

封魏王 賢與風疾國事 皆燕亡矣之 此句 政事愈趨 通鑿 高勳言我

興為尙書令納其女燕燕為后時韓知璠習知戎

與晉陽父子之國先君以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 契丹入宋定州宋將田欽祚戰卻之軍中 不亡矢宋王喜謂左右曰彼數犯邊塞

備趙高勳請歸漢使而以六萬騎寇定州至宋祖

以二十四匹絹購一 人首其精兵不過 開室八年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遣書宋 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宋王命

欲以二十匹絹購一 首于是耶律琮遣使通好

許 太宗曰將伐漢契丹救漢宋都部署耶律進 擊于白馬嶺契丹大敗監軍殺烈等皆死 此四句 世略

厥後白馬之役敵烈敗衄雖竭國之力以助河東

契丹遣南京軍士韓匡嗣與耶律休孫侵鎮州報圍之役宋 龍谷瞻劉延壽等合擊大破之匡嗣奔旗鼓遁去獨休孫與

破軍殺將而不能救若鎮州寇而匡嗣遁則劉廷

契丹兵十萬寇雁門宋楊業帥麾下數百騎擊之契丹 大敗殺其驍馬蕭咄咄自是契丹望業旌旗即引去 契丹寇瓦橋 關宋太宗自

翰王之鴈門寇而咄李殲則楊業專之瓦橋關寇

將禦之次十大名 契丹軍退乃還

而引退於大名則宋太宗自將為之也夙嬰風疾

小字文 宋賀懷浦將兵屯三交 殊奴 好讓邊事與其子知雄

傳位聖宗隆緒甫年十二太后蕭氏專國復號大

州賀全圖上言契丹主母后尚政請棄險以取燕 祭明云自南北構兵邊郵駭 景德初 契丹宗信之以曹彬田重進等伐契丹餘詳宋紀 樞密之健將銳卒敗績屢矣 隆緒入

契丹雍熙以前賀懷浦首謀開募南北構兵邊郵

寇又來議和宋遣閻門候曹利用報之契丹圍澶州宋李繼隆將兵禦之謀言契丹將蕭撻覽謀 以遲明襲寨繼隆伏兵分據要害發弩射撻覽 所領皆銳兵既死契丹大挫真宗渡河次

騷擾迄於景德遂謀大舉繼隆整軍撻覽被射銳

聖宗

大契丹

雍熙宋太宗年號景 德真宗年號

澶州契丹遣其臣韓杞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契丹遣閻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宋引兵北歸后病劇戒其子毋背誓書詳論

兵既挫宋主親征是以韓杞請盟利用成約議納

高麗康肇弑其主誦立誦兒詢而相之契丹伐高麗執康肇誅之王詢奔平州

歲幣戒毋背盟至於伐高麗誅康肇走王詢興有

之師討叛亂之賊故契丹主聞真宗崩集蕃漢大臣舉宴遣耶律僧隱等來弔祭置御靈建資福道場禁諸州不得作樂凡國中犯真宗諱者悉改

名之師討叛亂之賊而真宗升遐遣使弔祭尤為

聖宗子番宮人蕭釋斤所生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至是釋斤自名木不孤立為皇太后后聽政尋弑其主母蕭氏後釋斤議欲立少子重

庶幾焉興宗宗真釋斤治國以媵妾而弑王母戲

元宗真乃幽之於慶州此句廣義

侮先聖致道輔之正色固非可責以禮義者其性

此從夜與樂隊游酒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時稱為國玉臣

### 興宗

宋遣孔道輔等使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絕狀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

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契丹君臣酌大卮謂曰天方寒飲此可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契丹益加禮重

### 道宗

佻悅尤重浮屠然蕭孝穆為國寶臣選賢而用何

見綱目宗真性至孝聖宗死百官請以日易月不許終制三年

事不濟且又殿試求賢居喪終制申南北之好息

仁宗通好不生兵衅十有四年

忿爭之師卻女樂罪迎合與聖宗並稱道宗洪基

遣使求宋仁宗御容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再拜謂左右曰吾若得中國不與之執纜請蓋一都虞候耳○發明云能求御容則是有尊敬中國之心哉

求仁宗御容迎謁肅拜猶有尊敬中國之心復改

今進是科首先以所業十萬言進

國號遼而立賢良科求直言者再詔設學養士頒

此句發明初宋劉悅與蕭素會於大黃平三議不能決遂遣蕭禧來致圖書宋命禧總代悅與遠使議禧執分水嶺之說不交

五經傳疏皆與中國等乃遣蕭禧爭地界沈括六

遼

沈括詣樞密院閱故  
牘得頃歲所議疆地  
書指古長城為境今  
所爭乃黃峴山相遠  
三十里帝命以圖画  
示禧七議始屈

末帝 即天祚皇帝

遼將高永昌據遼陽  
以叛僭號改元

廣義元遼之凶也節  
義之臣不見焉擬不

野上京留守也以城  
降金而無固守之心  
余觀遼之懿親也以  
怨降金而懷反噬之  
毒走雲中而遺金印  
也臣下輕之如浮雲  
遁夾山而立新主也  
臣下奔之如敝屣詳  
穩之家遼主奔之而  
無救援之意耶律大  
石遼主逆之而起自  
立之謀眾叛親擊卒  
至于亡可哀也已

初號女真後避遼興  
宗諱改女直

宋遣沈括報聘凡六會竟不可奪神宗因王安石欲取姑  
予之說遣天章閣待制韓績如河東割新疆與之餘詳宋

會而不可奪安石一言而取宋疆及南朝盡行仁  
南朝盡行仁  
遼主妻蕭太后嘗冠絕工詩善談論為后生太子時北院  
樞密使耶律乙辛當政忌后明敏與宮中單登善誣后與伶官  
宗之政矣

宗之政戒令勿生事疆場然寵乙辛弑母后殺太

趙惟一私通賜后自盡乙辛又  
誣殺太子溥此上四句世略  
洪基在位四十七年卒于混同江行  
宮年七十孫延禧即位溥之子也  
使蕭

子讒巧競進兵戈不息迨乎延禧以孫繼祖崇信

奉 延禧好遊畋女真東北五國出名鷹自海東遼人歲求之女直甚苦遼將貪求 以上  
先 無厭女真酋長阿骨打起兵延禧親將大敗徒步出走女真乘勝取五十四州 七句

奸回荒好禽色自祿國本羣下離心金兵一至內

史臣 遼軍渡混同江都統耶律章奴作  
斷 亂討立耶律淳不從章奴伏誅  
金侵遼上京留守耶 鄒統耶律余  
律擬不莖以城降 親叛降金也

難先作章奴作亂永昌僭號撻不野無固守之心

手詔自余親來灼見遼國事  
其治軍以疾即期自是常為鄉鄰  
金克遼中京延禧殺其子晉王敖  
盧幹走雲中遺傳國室于系乾河  
延禧走夾山詣燕室  
遼主自燕室陰謀遼東人為兵使報怨於  
為帝是 遼主自燕室陰謀遼東人為兵使報怨於  
為西遼 女真號曰怨軍以郭藥師為帥後藥師降宋  
項至應州

余觀懷反噬之毒走雲中而遺金印遁夾山而立

處溫等以淳稱帝遼廢延禧為湘陰王後淳 耶律大石以諫遼去不從遂殺樞密使蕭乙薛丹  
死淳妻立蕭幹宋與金合兵破燕詳穩見上 立為王及延禧被殺西行至起見遼群臣共册立

新主詳穩無救援之意大石起自立之謀空置怨

為帝是 遼主自燕室陰謀遼東人為兵使報怨於  
為西遼 女真號曰怨軍以郭藥師為帥後藥師降宋  
項至應州

軍播越沙漠力屈就擒良可哀已遼自太祖訖天

金將裴室獲之以歸金主  
吳之買廢延禧為海濱王  
發明云大石有 徽宗宣和七年大石  
紹續本國之意 稱西遼改元延慶

神凡九世一百七十一年大石之紹續本國也又

吳刺建都于虎思改元康國宗寧宗 登祚帝 崇祚帝  
嘉泰元年乃蠶王襲滅之而西遼亡 於江陵 於晉陽

傳四世蓋與前梁蕭譽後漢劉崇同一轍云

金

元魏時有勿吉王隋改號靺鞨居肅慎地今遼三萬衛是唐初有粟末靺鞨黑水靺鞨二部後粟末部滅黑水部襲遼籍者號靺鞨真不察

完顏阿骨打其先肇自元魏有粟末黑水之分隋

唐以後有生熟女真之號自烏古廼建功於遼道

者號生女真教傳至烏古廼因肅慎部援之門叛為烏古廼而擒之獻于遼主召見宴賜以為生女真部節度使始建官屬

生女真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往賜者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

烏古廼子劄里鉢嚴重多智每戰未常被甲乃能因敗云其

宗命為節度始脩弓矢備器械至劄里鉢乃能因

業始大其官之長皆稱劄里鉢

劄里鉢疾篤弟益哥謂曰烏雅束柔善

敗為功變弱為強初建官屬統諸部以烏雅束柔

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遂卒

烏雅束之弟

此句世略

小學史斷阿骨打父太師楊割住遼以蕭海里餘眾統女真部

初遼將蕭海里叛女真節度使益哥擊斬之統其眾

善遂舍長立少阿骨打沈毅有大志承楊割富庶

落承富庶云云楊割於漢言

以上四句遼主延禧幸混同小學史斷江釣魚遇魚

之餘值延禧荒淫之際勸農積粟收馬練兵遇魚

延禧命諸酋次弟起舞至阿骨打時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索諭蕭奉先曰阿骨打雄豪不常可托以邊事誅之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有異遂於兵先併近族白稱都勃極烈○史斷遂蓄異謀

頭之宴遂蓄異謀苦名鷹之索逞其智力自稱都

進其智力南攻北掠云云

初女直伐紇石烈部阿疎奔遼烏雅束常以遼主不遣阿疎為詳謀也云鷹使者及阿骨打立相繼遣使索阿疎遼主終不許阿骨打乃召鷹屬使

勃極烈稱兵先併近族藉口阿疎為先發制人之

備冲要謂其下曰我先發制之無為人制遂命諸將傳檄而誓

遼人常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制至是始滿萬云

計傳檄而誓出緩稱大號之辭以滿萬之兵乘得

州名

阿骨打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稱帝遂于宋徽宗政和五年正月朔即帝位謂五金惟金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

天之助取寧江陷混同從眾勸以稱帝即所居而

自况所居按出虎水之上按出虎者金也於是國號大金改元天輔

遼遣使如金議和金不從

周德恭曰乃遼主志忽荒政之日正金主臥薪嘗胆之秋遼弱金強實其偏驕不服

號金乃天祐忽荒政之日遣使議和正王旻臥

金祖阿骨打即位更名旻

名鷹句見遼末帝

遼遣蕭嗣先伐女直

阿骨打迎戰未至混同江夜方就枕若有

扶其首者三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

燧而行黎明與遼軍遇會大風起阿骨打

乘風奮擊遼兵潰史斷曰女直得天遼何能為

周德恭曰光武信滹  
沱河水之堅金主藐  
混同江水之淺同一  
機也天耶人耶天也

而反有保  
傲之詞也

金擊遼兵于達魯古城金主望遼兵皆連雲灌水之狀謂左右曰遼兵  
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登高阜為陣方戰遼兵遂敗步卒盡覆

薪嘗膽之秋倔疆不服連雲灌木之眾一朝而殲

金主黃龍府之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人道前乘楫  
白馬徑渡自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遂克黃龍府

以下四句  
小學史斷

赭馬涉江之師同時以濟豈非天耶於是破遼上

廣義云金主殺遼叛臣高永昌得東京即  
除遼法省賦稅其與中國之興者無異

京陷東京克中京乘勝取五十四州乃除遼法省

女真初無文字金主命谷神依倣漢人楷字  
合本國語因契丹字制度製女真字行志

二句  
史斷

賦稅製女真字其與中國之興者無異是時國勢

金主使李善慶同馬政來修好徽宗詔察察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及宋世呼慶  
送善慶歸金主謂之曰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行也

徽宗遣馬政  
致書稱大金

既強漸有輕宋之心奈何徽宗不揣且致攻遼之

皇帝遠承示書致書契丹當  
如來約歲幣之數同于遼

周德恭曰他日金人愈肆其強指  
歲幣為口寔而索云云至驗也

約乃許歲幣同遼他日指為口實而索燕雲之租

遼相左企弓降金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指  
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後企弓為張毅繼殺

稅者此其驗也又况左企弓山河寸金之詩已中

金人既遂所為乃使楊璞以燕京六州歸宋粘沒喝欲止涿易金  
主曰海上盟不可忘也自是以酒器為娛荒于國政六年而祖  
人不立而立

其欲果能保海上之盟終久不忘也耶太宗吳乞

其弟吳乞買降龍顏素行謀詐性暴忍抑服旁近  
制以兵威滅遼之後氣勢愈盛虎視中原云云啟衅

初張毅叛遼降金復叛金降宋  
金遣閻毋將三千騎來討不交

買立愈肆憑陵滅遼之後虎視中原假平州張毅

鋒而退至是離離不在平州請金主先舉後宋謀未定而耶律余  
覲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多因糧就兵可也師次意商侵

之叛渝盟啟衅因糧就兵兩陷汴京剪蕩宋室帝

以上小  
學史斷

發明云吳乞買滅遼囑  
起廣有云云至帝王

后妃嬪金寶圖書皆挈而北廣有疆宇拾瓊毳而

### 太宗

時金方議禮制度金先博通經史  
知前代故事或因華威取折衷

襲冠帶據中土而稱帝王乃相韓企先以議禮制

高宗初年號  
翰高不死  
事遂中輟

度幹離不開建炎新立議歸上皇以講好而粘沒

史斷粘沒喝元未特行 吳之賈 此句  
開國之功帝權難制 更名晟 史斷  
建炎三年元未大舉入寇○書法  
云企先之廢入寇者蓋由積勝之

喝專權難制王晟居位拱默於是元未復大舉深

感而無懼故拜元未率眾深大白是而渡江自  
是而東下如入無人之境采室之不競亦可哀矣  
太祖長子宗浚 卽太  
之子更名廉 祖

入渡江東下如入無人之境熙宗曷囉馬以武元

二句小  
學史斷  
虛中先所請使七金附之時金國初建制度草創  
愛虛中何才藝辨加官爵虛中即受之遂掌制

嫡孫太宗鍾愛宋使宇文虛中佐其開科舉定官

比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原  
州與百姓雜處授以官使同播種  
后裴滿氏于政金主欲立繼嗣為后所制心不能平  
因縱酒自遣酗怒至手刃侍醫多殺文武從官

粘沒喝陷襄慶府軍  
士有欲發孔子墓者  
粘沒喝問通事高慶  
喬曰孔子何人曰古  
大聖人粘沒喝曰大  
聖人墓安可發遂殺  
軍士

### 熙宗

以經義詞賦兩科取  
士置三師三公三省  
六曹臺院監寺等官

發明云金主制於晨  
牝心不能平縱酒自  
遣酗怒殺人是何理  
耶

### 海陵王

海陵之虐浮於桀  
紂故謚曰煬與隋  
煬帝同

制又置屯田軍於中原而制於晨牝心不能平遂

三句  
世略  
亮廢夏馬  
東昏王  
亮慕中國朝著之尊  
送太營室於燕  
史斷岐至亮性奸讀  
書過目不忘延接文

醜酒好殺國中多叛南侵無功人懷疑懼完顏亮

逆節久萌弒亶自立慕朝著之尊而遷燕慕衣冠

儒講論典禮慕南朝 亮大殺其宗室 殺左副元帥撤  
衣冠文物迂都汴梁 百五十餘人 南喝善夷其族

文物而都汴屠滅宗族剪刈忠良婦姑姊妹盡入

太后徒丹氏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亮不悅乃召  
檢點人懷忠等使弒后所私侍婢高福娘縊殺之  
嬪御甚至欲伐宋而弒其母以拒其眾窮兇極惡

廣義云自開闢以來未有如亮  
之窮兇極惡滅絕天理者也  
以上六句世略

誠開闢所未有者故孫道夫對高宗曰彼身弒其

孫道夫使金還具奏金欲南侵意于  
高宗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

史記 卷九

初亮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者皆言于路曰吾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遂共立曹公烏祿為帝于遼陽改元大定

### 世宗

宋遣趙雄使金函書請陵寢世宗謂雄曰汝國何拾我宗靈柩而誌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靈柩我當為爾國葬之

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裁其體云云

君而奪其位興兵豈問有名哉噫亮本欲平江南

京改元大定亮謂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群臣

改元大定其如東京立新天子何采石既挫瓜州

都統制耶律元宜等共射殺亮 史斷亮之兇惡極矣 取大鑿衣中裹其尸而焚之 始天假手以鐵之耳

太宗之孫初名 此句 烏祿更名 世略

難作殆天假手於元宜以殲之耳世宗雍寬仁節

史斷歷事兩 朝心厭于戈 金主雅下台散南征之氣以高 忠建為報論宋國使且告即位

儉心厭于戈散南征之兵遣報論之使講和三十

世略南北講 金葬欽宗于鞏洛之原○又葬 和與民休息 宋遼宗皇子河南府設學

金命京府 設學養士

年與民休息乃葬欽宗於鞏洛命京府設學去金

癸明云不禁民探有 公利于民之心也

世宗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綉是 以無用易我有用也命罷保交蘭安權場

高麗將趙位寵以慈悲領主賜綠江四十餘城然附于金主曰朕懷綏萬邦豈助版臣為虐執其使付高麗位寵伏誅

遼王延禧子晉王敖盧幹素有人望會耶律撒八等謀立幹事覺延禧謂蕭得里底曰反者必以此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乃遣人縊之

### 章宗

銀坑冶之稅以利民不以無用易有用而罷權場

夏相任得敬勝其主仁孝中分其國金主不許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 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始慎仁孝謀誅之

於任得敬趙位寵之叛並卻而不納一歲斷死罪

金主謂太子曰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尔于李勣無意今以 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為用

或十七人北方稱小堯舜焉且其命子而以唐太

偽為愛意无妄安有志報于子者乎如遼之海濱至以國人愛其 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為眾愛愈為美事所為若此安有不凶 世宗初為濟南尹烏林答氏 儀容整潔名之乃謂烏祿

宗之言為非海濱王所為為戒又以夫人烏祿

曰我不行上必殺我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臣僕曰為我禱 東岳使皇太后明鑒此心行至良鄉得聞而死故世宗終身不立后

氏之節終身不立后非賢明而能之乎章宗璟志

二句史 金初設經童科胥持國以經童入仕後遂悉知政事與李妃表裡擅政 臣論 妃門地寒微四方為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為妃惡其卑賤庸鄙也 寧宗 年號

存潤色而稅政日多經童作相監婢為妃開禧初

金河南  
宣撫使  
世略

韓侂胄定議伐金。於是僕散揆分道南侵。江表大

宋丘宗督視江淮軍馬。遣劉昉持書于揆。講好息。揆欲獻首禍之臣。宋與侂胄首以謝罪。

二句小  
學史斷

震丘密議和還軍。下蔡惜其朝夕宴遊。不親國事。

晉持國為金主信任。張復亨等十人皆趨。鄭王投蒙古國于走其門。俱為御史臺嘗時謂之晉門十指。遼東即今開元。時蒙古

晉門十指濁亂朝政。鄭王叛於內。邊衅開於外。而

二句  
史斷  
永濟世宗第七子。章宗之叔父。初封衛王。卒。謚紹。蒙古分兵取金。河北河東諸郡。

### 東海郡侯

國勢危矣。至於衛紹紀綱大壞。蒙古奄有山東兩

時蒙古兵盛。金人皇七遂禁云云。金納哈買住守北鄙。奔告金主曰。近見其遣箭買糧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借馬力。非圖我而何。金主

河猶禁百姓傳說邊事。而疑買住擅生邊隙。頗年

以其厚生。邊因之。金求和于蒙。世略國內無歲不被兵。又失將士心。以兵逼永濟。出居

盜起益都楊鞍兜秦  
安劉二祖

### 宣宗

盜起京城兩圍。求和不許。失將士心。胡沙虎擁兵

邨遣宣者李師中弒之。遣徒單銘等迎昇王珣于燕。即依廢永濟為東海郡侯。虎為右監軍。米虎高琪所殺。

世宗之孫  
宣宗之兒

脇制弒君立幼。昇王珣既親且賢。立為宣宗。馳驅

金主珣將迂都于汴。鑑曰。交黃一動。北路皆不守。矣。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金主不從。史臣曰。宣宗南渡。棄厥本根。

兵革無有寧時。忽徒單鑑之諫。棄厥本根。獨不思

宋真德秀上疏。寧宗請絕金歲幣。曰。女真以蒙古侵陵。徙都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蒙古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云云。至趨汴。

獵師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蒙古既能越

蒙古圍燕中都。留守完顏承暉自殺。左丞抹撻壽心南奔。蒙古遂入中都。于是金祖宗神御及妃嬪等皆淪沒焉。

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

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蟠宋其表。詳有云。舉七云云。

汴。况張林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而



金長清縣嚴寧為主將所疑蒙壁子青崖峒侯益都張林因趙拱以  
求內附舉魏博等郡來歸後蒙言木華黎入濟南寔復以其郡降蒙古

嚴實復以魏博三府六州內附國勢日盛亾微已

四句史 詳宋 論

形乃欲外徂餘威連兵宋夏內致困憊自速立崩

宣宗子 五句小 學史斷

金主守緒設益政院于內廷以禮部尚書楊雲翼等為說書官

### 哀宗

哀宗繼立於擾攘之際雖能勸農薄賦尊德任賢

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眾蓋自有蒙夏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

然以十數州之地不能抗方張之師所恃總領陳

蒙古兵趨汴京金完顏合達等援汴及蒙古拖雷戰于三峰大敗蒙古兵殺合達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

和尚有大昌原之捷衛州倒回谷之勝而三峰之

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遂不屈而死 金徐州降于蒙古行首右丞相完顏賽不

金主以強伸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伸建一堂于洛川譯東名曰報恩刻詔文于石願以死自效及蒙古取洛陽伸力戰被執

兵卒誘其居膝伸不從左右持使北面伸拗項南向遂殺之

敗慷慨盡節自是而強伸死於洛川完顏賽不死

之死 二句 綱目 金主守緒奔河東 古速不臺復圍汴

於徐州金之健將銳卒俱盡不可復為矣奔河北

宋緒濟河使完顏白撒與蒙古兵戰大敗金主走歸德遂如蔡州蒙古塔察兒圍蔡州宋孟瑛帥師會之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孟瑛入蔡州蒙古兵從之守緒自縊承麟亦被殺而金

走歸德入蔡州傳位承麟同死社稷九主一百一

以時宋理宗 以下張時 泰廣義 端平元年也

十七年而其亾國略與汴宋相埒昔也康王為質

金主封荆王守純子訛可為曹王命尚書左丞李璣送之蒙古為質以請平

於金以請平今也曹王為質於蒙古亦請平昔也

見靖康 元年

幹離不引兵北去而赦今則速不臺退師河洛而

蒙古攻城已上懸紅紙燈為應 又放紙寫置文書其上至蒙古 詳宋  
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語 宰相欲以紙寫總燈退敵難矣 論

亦赦宰相以紙寫紙燈而退敵其郭金六甲之術

金龜虎率甲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 初金人襲宋平州張鼓奔燕山平州都統張 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已遣使與敦固入朝 等三十人於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

歟申福殺蒙古行人唐慶等其平州人殺金國之

城中人殺其使者立 敦固為都統閉門固守 詳宋 論

使歟宋括民田金亦括民粟宋之郭藥師以城降

宋孟珙攻金武仙九章大破武仙于馬澄山時積雨六日破 其七琪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遂破石穴降其衆而還

於金金之武僊亦以城降孟珙徽宗奔亳州而幹

註見前

離不遂圍汴金主奔河北而速不臺亦圍汴焉然

史臣曰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 青城屬開封府乃金人置宮之所即今俘宋之虛元之 後後 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 俘金亦在此故先正誅其為俘人之報此丘瓊山也

金汴京西面元帥崔 立作乱以梁王從恪

等監國而幽之以城 降蒙古大肆淫虐尋 以從恪及荆王守純 太后妃嬪宮女三十 六輔宗室男女五百 餘人盡送青城速不 臺殺二王及族屬而 送后妃等于和林王 道艱楚萬狀尤甚徽 欽之時速不臺入汴 城立時在城外兵先 入其家取其妻妾寶 玉以出立婦大慟而 已

自崔立之狂謀釀成青城之烈禍百有六載間梁

金會宋至元得 金計一百六年 徽欽 高宗

王荆王身死人手曾北轅南渡之危弗酷於此矣

王氏 徒單 宋史青天子○徽 欽廟于金五國城

太后皇后間關和林曾青衣五國之羞弗辱於此

金蒲察官奴作亂幽其至于照 金 如蔡州避雨雙溝寺中蒿葉滿曰 初欽宗如金塗矣 璽臺近禁無一人敢奏對者 無一人亦金主曰生靈盡矣嘆息動悼 蕭索數日朕一望

矣幽囚照壁慟泣雙溝曾一望悴顏四顧潛涕之

悴顏四 顧潛涕 宋 既楚奉御絳山收其骨得瘞之淚水上江海人為執奉政 張 綱孟珙與塔察兒分金主遺骸于大廟藏其骨于大理寺

悲弗苦於此矣衣寶自焚俘骨獻廟曾魂消雪窖

獄置魂消二句洪皓 在金山祭徽宗文

淚灑冰天之痛弗慘於此矣蓋敗屣於元人之干

鋒而收功於宋人之一劍報復之巧銷銖不爽天

史臣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網不漏有如是哉

捷錄法原旁註卷之九終

捷錄法原旁註卷十目錄

魏里錢 吳確菴重輯

元朝紀年

太祖二十三年

太宗十三年

定宗三年

憲宗九年

世祖皇帝 以庚申歲即位至己卯歲滅宋在位三十五年承正統一十六年

中統四年至元三十一年

成宗皇帝 十三年乙未至戊申

元貞二年 大德十一年

武宗皇帝 四年戊申  
至辛亥

至大

仁宗皇帝 九年壬子  
至庚申

皇慶二年  
延祐七年

英宗皇帝 三年辛酉  
至癸亥

至治

泰定皇帝 五年甲子  
至戊辰

泰定四年  
致和一年

明宗皇帝 六月

文宗皇帝 五年接戊  
辰至壬申

天曆二年  
至順三年

寧宗皇帝 二月

順皇帝 三十六年癸  
酉至戊申

元統二年  
至元年  
至正八年

右元凡十世除世祖未承正統二十年歷八

十九年

真... 二十六... 寧宗皇帝

捷錄法原旁註卷十

西吳湯賓尹霍林原本

魏塘錢 吳確菴重輯

元紀

元稱黃帝支流字端發迹寡母兆瑞頴兒非癡世

子孫必有大貴者其後世為君王之長也速談攻塔七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以端而生太祖因以名焉志武功也

為蒙古部長至九世孫也速談之子奇渥温鐵木

木華黎博爾木博兒忽赤老温太祖號為撥里班曲律中國所稱四傑也

真深沉大畧用兵如神任撥里班曲律而出將入

楚材本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仕金為中書行省員外郎中即順隆于蒙古學通術數心遠太元太祖欲處左右以備顧問後作想二十餘年

太祖

黃帝有熊氏之後蒼林生始均出居沙漠是為北狄之祖在女真北唐為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鯢魚皮為甲可悍流矢

蒙古

相得良佐用耶律楚材而文事武備有能臣奮烏

烏桓山名  
大走日焮

初太祖初其部衆多歸于族秦赤烏部秦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  
太祖與其母月倫太后率部人大戰于答蘭班朱思之野赤烏等敗走

桓焱集之師騁勁弩良弓之勢初揮戈於答蘭赤

鏢劍名初乃秦部長太陽可汗心忌太祖之盛  
與達七部長攻之太祖乃伐可汗七戰敗死

時秦赤烏部地  
廣民衆而無紀

烏敗走既揚鏢於乃蠻可汗敗誅且衣人以已衣

律其下謀曰鐵木具衣人以已衣  
乘人以已馬真吾主也回悉歸之

余主遣衛王  
承濟受蒙古

乘人以已馬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降狀貌奇

之真承濟奇其狀貌欲  
以事誅之金玉不許

偉承濟欲請除不得已爲天命人心之所係屬矣

四年克靈州夏王安全出降獻女  
為好至二十二年執夏主晁以婦

滅茂里  
乞部

即位之後先征西夏次取燕南下山東河北五十

元年金使完顏承輝乞  
和于蒙古以公主歸之

餘城還師於燕金人獻子女玉帛繼克山西河南

金主承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遠南向唾曰我謂  
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

滅國六十中原皇帝天上人目中豈有金主哉今

四年侵金五年  
侵檀昌撫州

鐵木真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  
建九斿白旗自號為成吉思汗

年下金府明年陷金州以宋寧宗開禧二年稱帝

置尚書省于宣平以撤  
沒囑領其事統金降民

木華黎以嚴實權山東西路行省時東平固守不下木華  
黎謂實曰我料東平糧盡必棄城去汝即入城緩懈安慰

於斡難河立尚書以統遺蒸督行省以輯降衆禁

之勿皆郡縣  
以敗大事也

西域漸延置達魯花赤于各城監  
治之達魯花赤猶華言掌印官也

蒙古主滅默德那國進次于忻  
都回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

鈔掉以蘓餘俘監郡縣以鎮西域而角端一見即

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曰汝主宜早還楚材曰此獸名角端日行  
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乃上天所遣者蒙古主即日班師

蒙古主滅夏死于六  
盤山少子拖雷監國

日班師深慮雄心遠邁金夏之主六盤告殂拖雷

耶律 楚材

監國越二年太宗窩濶台立德量寬洪信任賢輔

楚材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

楚材諫免殺漢人若取地租商稅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緡八萬疋粟四

建倉廩立驛郵用周孔之教置稅課之所賦簡刑

千萬石因命立十路稅課所

清民安國富行旅不賫糧時稱太平乃遵太祖遺

拖雷

蒙古侵金河間府金完顏慶山奴奔京兆而逃俘奔者為俘故先述也

拖雷攻饒風圍守將遁蒙古兵入之

命恃太弟梟勇約宋滅金侵河間而完顏俘棄攻

蒙古取金河中府樞密火訛可死板子訛可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關鄉金主怒其不能死即杖殺之

蒙古速不臺圍金汴京金遣麻斤出守開短堤决河水以自固蒙古將

饒風而守將鼠奔取河中而樞密隕亡圍中州而

面訛可皆內族一人每得賊好以神火燒之一人嘗誤呼牙牌為板子故時人因以別之

蒙古圍金洛陽金完顏撒合釐疽發于背不能軍投濠水而死

至麻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三百人而已

金完顏合達等引軍援汴及拖雷戰于三峰金師大敗移刺蒲阿奔師而逃各連走鈞州蒙古兵獲之皆死

麻斤授首陷三峰而蒲阿竊逃困洛陽而撒合釐

速不臺復圍汴京金主奔汴如河北

蒙古與金戰于日公而敗績金主夜走歸德府侍衛不知其日謂軍聞之遂大潰金主如蔡州

死薄汴京而鑾旗播遷戰白公而乘輿夜走迨至

蒙古那顏儉蓋圍蔡州宋史高之使瑛帥師會之金主傳位于承麟瑛入蔡州守緒縊死近侍奉遺命舉火焚之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餘詳附錄

蔡州城破守緒自燼承麟敗亡而女直百餘年之

金乞糴于宋乞不許金主云云

蒙古約宋滅金許以河南歸宋及金既滅定盟分陳蔡為兩南

祀一旦殄矣女直既滅唇亡齒寒因陳蔡之盟敗

隸宋西北隸蒙古會宋爭河南地蒙古使王楫來責數罪

蒙古將口溫不花寇唐州州荆門軍

駸駸乎有飲馬長江之志乃侵唐鄧拔郢州擾興

宋理宗罪已詔曠階成而擾亂鴻穿金房而駭襄樊

蒙古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于燕京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為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從楊惟中姚樞請也○趙復稱江漢先生

汭瞰襄樊西北中原罄歸版籍有天下三分之二

楚材秦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請校試之乃命劉中等隨郡考試得士凡四千三百人免為奴者四之一

矣肉金侮宋大廓先圖校儒士以佐守成建書院

初諸路管府印信越無應楚材請並蒙古立編修所于燕京立經籍所於平陽編修經史從楚材之請也

以隆道學給符印修經籍斌斌盛哉而又有賢相

唐劉晏制度法極精密初歲入錢六千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唐 宋仁宗 朝韓琦 浩元魏 相善推

楚材經理財賦則劉晏韓魏之謀推步占候則崔

天文○行儉唐高宗時有知人之鑑後乃馬真氏稱制或譜楚材為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宅大皇后使衛士視其庫藏惟名琴數十張支書畫併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唐

浩裴行儉之識二十年元相執掌朝綱家藏惟琴

代宗未以楊維同平章事性清簡儉素 宋趙鼎自知成都召知諫院入謝神宗謂曰聞卿匹馬入殿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治簡易亦種是乎遂拜參知政事 初征西域 群臣言欲

楚材每陳國家利病

劍書史則楊綰趙抃之清破汴京征西域而全活

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元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

數百萬生靈則徐達曹彬之德開國勛名茲其傑

徐達明太祖 曹彬宋將 祖大將 詳宋末論

出者歟幸太宗諫行言聽任用不疑故能成經營

二句 文藻 伐欽察西 域等國 約吉 秃里

創造之績奈何晚年雄心漸寐慾志滔流皇后乘

回七與都刺合蓋提領諸路稅課與 太宗性嗜酒晚年尤甚楚材持酒樽鐵口以獻 撲買以惑君心楚材爭之不能得 以此鐵為酒所食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耶蒙

怠竊柄回回以貨賈寵楚材雖極力助襄不能挽

直皇乃 初太宗有言以孫失鐵門為嗣至是后問楚材曰 必滅 此非外姓臣所敢智有先帝遺詔后不從遂稱制

淪胥之溺志窩濶台殿上八皇后乃馬真氏貪五年

太宗生七子太子 早卒餘共六子 以下五 句外史

按欽察太中國三萬八千里夏夜極短日漸沒輒出國人皆青目赤髮土產良馬伐之自此始



稱制之柄奪六王南面之權法度不一中外離心

太宗長子

定宗三年

諸部屬自相戰攻而國家之政從茲大壞定宗昏

王華二句 史斷

遣使燕京徵財貨遣使西南求弓矢遣使西域索珠璣遺使漢東取鷹鷂驕驍駘給晝夜弗休

庸不綱委政太后任用嬖臣諸王諸部益肆誅求

時國內大旱河水盡涸草木自焚人馬死者十八九

連年大旱草木自焚人不聊生而太宗之業衰矣

定宗名

皇后幹元孟海迷失抱曲出子失烈門聽政諸王大臣俱不服

憲宗拖雷之長子太祖之孫

貴由既沒太后復當國聽政諸王不服遂立憲宗

史斷 渴帖即位首以修政立事為先

以漢地分封諸王宗屬命太弟忽必烈于汴京閩中自擇其

憲宗命忽必烈開府金蓮川總治蒙古漢地民軍封以閩中河南

蒙哥踐祚之日修政立事分封諸王委任太弟開

憲宗九年

兀良合台等共推蒙哥即位於渴帖兀阿蘭之地

姚樞從忽必烈征大理嘗遇夜宴陳宋太祖遺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忽必烈命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

地○時姚樞隱居蘇門以道自任太弟遣樞召之樞是太弟才不世出乃畫平日所學為書給于言上之

府金蓮承制封拜減宴樂惡侈靡雖后妃亦不踰

元十五國

大理安南西域附都魯克魯羅七斯高麗回鶻阿伯附魯哇魯交趾羅施鬼

制秩有家規先後平大理安南高麗回鶻威震諸

印都即古天竺國○史斷 至全城秋毫無犯

史斷 躬吏政務 公明御下云云

初太宗朝群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是比有詔言必親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

國所至全城公明御下嚴而有恩政必親決凡詔

之御群臣嚴賞諭旨曰不董若得朕獎諭之言即志氣驕溢災禍隨至矣不董其戒之

憲宗好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始無虛日

旨皆自起草詳審而行洵中興賢君也惜其酷信

憲太宗孫失烈門于沒脫赤之地

定宗后幹元孟海迷失及失烈門母亦納里合敦以厭禳並賜死

卜巫耽嗜畋獵禁錮失烈門賜死定宗后徙諸王

以其欲立失烈門也

二句 秘史

及太宗六后於邊爭國懷讐必致之死地骨肉之  
戒子通錄骨肉之愛不可以簡

愛似為太簡矣在位九年方董夔門之師遽遺鼎

黃驃騎龍上天群臣皆披髯而上後世名其處曰鼎湖

湖之泣悲哉

書曰一人元良謂立德也

郝經勸帝曰神器不可久虛

蒙古雖行世及殊忽元良以故神器久虛儲嗣不定

憲宗太子先卒于旺吉丁

憲宗諡桓

世祖之弟阿里不哥聞憲宗死即欲據有大號乃分遣腹心易置將佐聚兵燕雲六盤渾都海和林阿藍甚冤相表裡聞帝即位發兵

辨都先極肅而歿故阿里不哥據和林而自立黨黠

拒命而歸太平霍亂懷密謀為交康重此二人開隴悉平

世祖討阿里不哥于昔木土阿里敗走

世祖乃憲宗同母弟

帥以為援向非天啟真人木土敗走則先皇母弟幾

即位詔錄之今日太祖嫡孫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于一人于是俯順輿情為登大

世祖以庚申即位至

已卯滅宋始承正統在位三十一年

不能撫有社稷關隴底平內難克清忽必烈以太祖

時諸王勸進廉希憲等乃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忽必烈然之

理宗末年號

嫡孫為長為賢先發制人早定大計以宋景定元年

安童木華黎四世孫二十一歲為右丞相

即位於開平御極之初知人善任安童為相伯顏典

梁臨江曰伯顏深喜善斷將二十萬眾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衾未嘗功可謂代之良將也

國號大元蓋取易乾之義從劉秉忠之請也改元中統

兵將二十萬眾伐宋宋運告終遂承正統體乾元以

時高門未建遇稱賀臣馬羅至王盤上疏天子宮門不應入而人者准闈入之罪自是而儀制矣

命郭守敬製宋季有海盜朱清與其徒

立極建中統以表年乃定朝儀行鈔法製渾天儀始

王文統創定通行交鈔以絲為本以革諸路行用鈔法之弊

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材帝素聞趙孟適葉李各密論

張瑄修知邊道曲折尋就招懷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劉秉忠許衡

以王恂為贊善以許衡為祭酒元主長子燕王真金當國以守

文海必致此二人  
海復荐宋宗室趙孟  
頰張伯淳等二十餘  
人皆擢用之又翰林  
王鶚獎譽後進推轂  
人材布列臺閣

劉秉忠初為府令史  
嘆曰吾家奕世衣冠  
今乃汨沒為刀筆吏  
手即弃去為僧往來  
雲中世祖遣人召僧  
海雲：與入見論

天下事如指諸掌世  
祖甚愛之歷官至中  
書省以天下為已任  
廉希憲懷孟子以  
見世祖：問何書  
對曰孟子有性善義

利之分云云世祖善  
之因目為廉孟子一  
日與諸貴臣校射連  
發三中世祖曰真

文武全才有用書生  
也它至平章伯顏曰  
廉公宰相中真宰相  
男子中真男子世以  
為名言

元主問實默曰朕欲  
求如唐魏徵者有其  
人乎默曰犯顏諫諍  
剛毅不屈則許衡其  
人也深識遠慮有宰

相材其史天澤乎元  
主遂相天澤出入將  
相五十年人以方郭  
子儀曹彬云

鐵哥繼不忽木為平  
章初為司農丞達魯  
花赤從獵比者朔免  
誤中名馳帝怒命誅  
之鐵哥曰殺人償畜  
刑太重帝亟釋之庚  
人有盜杭罪應死鉄  
哥曰其人毋病盜以

行海 制定官制訪求人材置贊善以翊太子設成  
之道博曰：簡許衡言人心猶印  
板心本不 牽離摹手萬紙皆不差  
及極破後廉希憲  
均 以育英賢許衡姚樞佐朝政秉忠希憲立朝綱王

壽世業 履履得麥萬石號萬石王家為翰林學士年九十二卒○元主召贊默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  
常為對焉 學士人以比汲黯帝嘗曰如畫漢卿之心廉公茂之才合而為一可謂全人矣○張宏範普  
磐寶默掌詞垣弘範天澤文炳李恆等攻城略地封  
宋末○元 主師次于陽邏漢文炳與弟文用文忠揮眾博戰大敗宋 高麗王暉封其子佛為王  
師進圍鄂州○李恆襲文天祥于興國文與張弘範攻張世傑于崖山 封陳日熙于光島為安南王

高麗 冊安南分漢地為十道定南人為十等窮河源  
招討使都察院命尋河源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河出吐蕃采甘思西鄙有泉自餘源方可七八十里  
淵如 源散如列星然名火數腦星星宿海也○元建太廟成自舊庸奉遷神王于給室行大饗  
而地脈審矣行給饗而仁孝敦矣禁鞭背而慈愛篤  
凡首內外官府二百五十 廷議因數甚多遣官行刑世祖曰  
五 府官六百六十九員 非群下豈可遽殺邪悉配隸淘金 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

矣汰內外冗員而吏治清矣配罪人淘金而民命存  
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平  
時准武士遭停虜者為奴翰林學士高知耀奏言以儒  
之政也上納之遂下輕刑之詔 為驅古無有也世祖聽被停者贖為 兵命循行郡縣區別之

矣下輕刑之詔而赦不輕議矣聽儒士贖為民而士  
時江浙行省埋錢穀甚多警所佐學山利用監臣敵使江  
南竟之謂曰學有田以供祭祀育賢未安可粥耶遂奏罷之  
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  
逾年畢工至今便之

風正矣罷鬻江南學田而賢才育矣開通惠河而陸  
世祖欲用不忽木為相不忽木曰太子詹事完澤可同者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看簿籍惟無  
澤名又嘗言桑苧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乃拜完澤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  
輓之勞免矣任完澤不忽木鐵哥相繼秉政而親賢

之體得矣於楊懿恭見不能致之兩生於劉靜修見  
○廣義云世祖去桑奇而用完 徵集賢學士楊懿恭奏議中書薛不不後屢召皆不至○ 徵處  
澤忽米澤得親賢遠接之條 漢叔孫通起朝儀使徵賢諸生三十餘人有兩生不肯行 上劉  
因為有養養夫壽以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歐陽玄曰于 以孔深為國子祭酒洙遜于居尊  
高皇之仁而竟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 意曰寧違柔而不違親真聖天後

不可留之四皓孔洙寧違榮而不違親嘆為聖人之  
也奉命 初阿合馬欲誣殺素長卿等三人使人唱雄飛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以求  
以是職 大官我不為也○帝嘗賜雄飛白金鈔貫及黃金雄飛拜受封藏于家及罷政阿合馬之

養母耳請貸其死從

之

河北流民渡河南就

會者朝廷遣使止之

按察程思廉曰河南

渡江全活者眾

嘗有近臣言財北京

西京車牛盡至可逆

軍糧帝曰汝等但知

役民使今年盡取之

來年不稼何由得種

不許

後張雄飛不殺人以求大官知其封賜之心程思廉

黨矯詔奪之或勸雄飛自辨雄飛曰吾文用為御史中丞獨不附桑哥恨之日撫拾臺事

活河北流民董文用盡御史之職誦漢文帝日食求

言之詔不許盡取車牛勿徵給軍鈔錠纍纍善政雖

不克純法八世亦庶幾致治隆熙所憎者猶從冒頓

之遺風未純周孔之正教不究僧之有子復加僧子

以官官制雖定猶循達魯之名章服雖頒雜用屬韋

益異乎

廣義云僧之有子固以為與官以僧子不

益異乎

從西僧西妙高之講陵取珍寶截宋理宗首為飲器聖明太祖始命燕之費○丘

仲深曰分江南人為十等一官二吏三之者尊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卑之也

之飾痛暴先朝之遺幣輕卑席聘之儒生作妖書以

孔子為中賢尊諸翁為正道聽妖

毀上帝貶孔子而為中賢五奸並用而元氣索四帥

海運四將出征絕域一時焚燄俱無功

而還巨費不貲民甚苦之盜賊漸起

齊興而神氣衰安樂之軍堂置矣創死塞途北刃毀

而南兵嗣發農桑之輯要頒矣連歲征討登看銘而

錢鋪錢

錢鋪蒙塵緬甸占城遠接荒外爪哇羅鬼窮屈島南

此句賈

唐交國未獲之他

死海島還者僅三人

交趾

逆命

詩經

明我

二句何

臣賈

此句史

五帝也

臣賈

註見

二葉

以上四句

何氏斷

史斷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等五人

相吾魯兒阿蒼海

忽都那木兒阿里

皆聚斂奸臣戕害國家之元氣

詔戍軍還途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

病者醫之飢者糜之死者蓋葬之

遺諸王相吾魯兒擊緬甸鎮南王脫歡假道安南伐占城○命亦

黑迷失及史彌等擊爪哇○史臣斷爪哇羅鬼窮屈島之東南

十萬餘兵擊日本悉

死海島還者僅三人

顧不忍稍懈之憤圖他眾而喪我軍日本齒積交趾

元人屢討之 西南金齒 俱藍國自泉州至其境約十萬八千車 招討使楊廷璧三往招之遂遣使貢寶

尸高於是金齒請降俱藍入貢雖廓地泰大而民不

言江南盜賊 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眾數千人欲取文丞相京都有中 建寧總管黃華辰號 四百餘處 山薛保住上匿名書告變景且兩翼兵為亂後伏誅 頭陀軍後討平之

聊生江南之盜賊蠶起中山狂人建寧總管真定勇

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 瀟湘賊陳杲察貴州苗蠻作亂廣東賊 建昌賊丘元太平 王以誰患民謀作亂事覺伏誅 董賈舉鍾明亮浙江賊楊鎮龍柳世英 賊葉太我婺州賊

士西川廣王閩貴廣浙之間紛紛鼠竊建昌太平之

處在在在豪興猶恬不知恠而復崔或之直諫聽劉宣

之自裁王著為天下除害而殺身撤里為萬姓除殘

言宣溫壞錢穀事聞遣使置 阿合馬專權病國王王著矯制殺之帝命討亂者著臨刑大呼曰王 獄宣不勝憤遂自刎于舟中 著為天下除害今日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朝臣王惲曰著誠

恨耳嗚呼天平寔鑿 殺身成 盧世榮請立規措所司官吏以善賈為之世祖曰此何取世榮曰規畫錢穀從之後陳 此心 大祥疏其不法伏誅桑哥摘委六部鈎考百官倉庫錢穀盜賊理司以主之文以要束米

趙孟頫謂奉御撤里 曰桑哥罪惡甚矣公 為上所規信拍一旦 之命為萬姓除殘賊 仁者事也撤里乘間 言之帝怒其詆毀大 臣命批其頰血湧口 鼻委頓在地少間辨 愈力帝召不忽木問 之免桑哥官藉其家 得財寶如內帑之半

有日剪其毛之患喜於誅戮併先屢戰屠艾磔裂生

平良財有限右孫盡取之 袁相曰國兵入勦刺人無限城中骸骨百四十萬城外不計○太宗攻 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 沐級金丁壯萬人死本兵百萬○元自太祖丙寅至世祖也邪緣感通

靈者計之則元有天下不知殺人幾許矣是帝之開

計殺人一千八百四十七萬有奇乃兵 敵兵盡屠殺都畿內之數其他不與 世祖 世祖太子真 之孫 金甚賢明至

基創業者即其討蒙稔禍者也成宗鐵木耳乃裕宗

元二十二 年以蒙卒 宋家錄翁自德祐二年使元世祖欲官之 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萬

真金第三子襲治平之業端拱化成首遣宋使家鉉

成宗 在位十三年

江南編民五十餘萬 諸公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大息是年逾八 十詔賜號處士放還鄉里賜予金帛皆不受尋卒

悉為楊璉真加冒入

廉訪司及省臺選官數 考功之法 寔是其最以明黜陟 上者為最

卷之...

為佃戶至是因省臣  
言簡放為編民

江浙省臣言貧者佃  
富人之田歲輸其租

今所獨特及田主其  
佃民輸租如故則是

思及富室而不及貧  
民也宜令佃民當輸

田主者亦如所蠲之  
數從之

太后建寺五臺山將  
臨幸之御史李元禮

上疏言不可者五後  
侍御史萬僧取元禮

章入奏謂其大言謗  
佛帝大怒勅完澤不

忽未鞠之完澤曰狂  
吾亦嘗以此諫不忽

木曰他御史俱不取  
言也者惟一李元禮

可賞也乃罷萬僧復  
元禮職

翁還鄉優高年重完節也下選官覈實之令殿最明

下者 詔中禁宗 書省臣言富戶規避差稅曾為僧道且僧道 詔以水旱減郡縣田 租十分之三傷甚者 作商賈行妻女與編氓無異請為民從之

黜陟當也兼以文教是遵僧尼是汰賦稅是減寬令 是領革諸王駙馬之積弊獨佃民如數之輸租嘆郭

大為渠獲廣豆干步不可執者于王費補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 免張瓊朱清官誅之流其 不能容隱突入重慶帝謂郭曰郭太史與神人也惜其言不用宋 妻子于遠方其妻子以金

太史真神人知李元禮言可賞稱脫脫之志宜與人 珠路江浙平章脫脫以聞帝喜曰脫脫我 京師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用太牢 賑京師 家老臣子孫其志固其與眾人殊也賜金旌之 樂府歌○又給曲阜陵廟酒掃片 貧民設

殊親行釋奠禮遍賜高年帛存問鰥寡孤獨城直糶 肆三十六所其老弱畢幼 蘭州河清三月 史臣自末年連歲疫疾國家政事 不能自存者廣給五月 上下三百餘里 內則決于宮闈外則委于大民

米賑民仁心規政故河清顯瑞不意末年寢疾宮闈

預政宰執擅權而海嶠小邦萬里遼絕日事窮討建

寺五臺山役死萬餘人致盤氣相感妖異迭出雄寇

劉六十反雷南去宮宋隆濟連水西王宮之妻蛇節

同反維州酋長阿那龍少反安西國王阿難答反

叢起其不致廢墜者去世祖未遠成憲具存而又有

如軍旅不息工役荐興厚賦煩刑皆足致爭間保護滋長者赦

令是也乃嚴督有司緝捕自山東西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陳天祥之嚴督緝捕疏陳致盜之由董士選之擒劉

撥亂之人于法復誅奸民之為害者于是民爭出自教數百六十就

擒士選遣使索聞但請斥賊吏數人而已累不及破賊時稱其不伐

六十奏請嚴黜賊吏許展之擅發賑詔命隨行吳元

時與曹鈐受賄私其鄉人者元珪曰

此風不可長自視事請謁悉皆謝絕

是錄去原房注

卷十

十



武宗 在位四年

珪之絕請謁。選曹風肅。少有補裨。耳武宗海山乃順。  
禁白蓮社毀其祠宇。命翰林承旨。以其人還隸民籍。有願復作。

宗答刺麻八刺之長子。敦崇儒雅。罷白蓮宗。以大成

詔封孔子為大。冬。至祀天南郊。以太祖配。定制春秋二丁。  
中書省李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以進帝。曰。此孔子。

立常平倉。豐年糴粟。麥米穀俟。價高時減。價糶之。

加封尼聖。以太祖配。享南郊。定二丁祭。頒譯孝經。立

徵言。去公庶民。皆當出是而行。改至元大銀鈔。頒行天下。隨路立平準行用庫。賣金銀。換

常平倉。以權物價。立平準庫。以換昏鈔。業承富有。慨

然欲改法。創制。追還丙降璽書。詔減後宮飲膳。以李

孟成。母子兄弟之歡。而速召平章。徵蕭剌人覲。而酒

蕭剌。力學三十年。不求進。鄉人有暮夜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屢徵不赴。至是召拜。諭德入覲。書酒誥為獻。

以朝。又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職。

西番僧。歐上都留守。李壁。釋不問。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兒八刺。妃爭道。拉妃。驟車。亦釋不問。書復置尚書省。此即王安石制置條例司也。

使者賑貸。命諸部置傳車。明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民。治濱海屯田。令部民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

哈刺哈孫。於和林。而置傳車。轉餉。治濱海屯田。北邊

以西僧。教差。為翰林學士。寶奴。總任百司。府所以著龍。任興利之臣。詔。若進沉香。異木。可為宮

大治。然尊西僧之任。寵興利之臣。極土木之費。求珍

異之物。封爵過盛。而遙授之官多。錫賚太隆。而泛賞

南宮 世祖 成宗 二句史 雲南

史斷 年號 年號 臣斷

是錄去原身主 卷十 七

之恩薄至元大德之政半非其舊故三日而地震者

江浙

郁離子 武宗論

六屢稜而疫癘者繁使百姓顛天而靡訴豈所稱敬

明善論納諫登人主之 左丞相阿沙不花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 美德○慈惠君受諫者聖 身不知愛惟曲糞是好姬嬪是耽猶兩谷伐孤

蹴鞠黃帝所造以練 武事知有才益因嬉 戲以講練也

天勤民主哉雖其容言受諫美聖德全而孤樹當兩

樹末有不顛仆者帝喜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不花頓首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不敢奉詔 ○帝命賜近臣鈔十五萬貫河沙不花曰以蹴鞠而受上賞則荒淫日進賢者日退矣臣死不敢奉詔

斧之斷蹴鞠濫上賞之恩路躬損德既豈淺數耶同

仁宗為太子時命取西兵器給衛士王約謂唐事完澤以唐事移交于重取兵器人必驚疑至上聞 之奈何完澤愧是慮不及此家之辭居言陝西分地五事約不為著行詔曰太子潛龍也當易用之

仁宗 在位十年

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立是為仁宗當潛龍之時事

時為飛龍之事向平乃止太子喜論 安西王阿難魯與左丞相阿忽魯潛結宮闈謀不軌時哈 群下以事未經王彥博議為易啟 刺於夜遣人密啟入達曰懷寧王遠不能孫至慈愛生不測

必與王彥博經議值成宗之末諸奸剗反舊章陰謀

帝觀貞觀政要論侍 臣曰此書有益于國 家其譯以國語刊行 俾國人皆誦習之又 有進大學衍義者令 王約等節而譯之帝 曰治天下此一書足 矣因命刊行○江浙 行省以新安儒士程 復心所著四書集註 來上詔擢用○又刊 布陳淳之春秋纂例 辨疑微旨三書又以 資治通鑑載前代興 亡治亂命集賢院擇 其切要者譯寫以進

不軌賴仁宗英斷雄畧削平內難推位讓兄貫儲五

深曰武宗以弟為 太子可謂賞儲矣 誅晚虎脫三寶奴樂寔保人王燕杖忙 此四句 哥鐵木兒流之嶺南以其變亂舊章也 卽位詔

載賢譽日蜚迨正位宸極首戮權姦誤國之臣已先

冤事謂發于聖子太后率衛士入內召阿忽魯等責以變亂宗祖家法皆誅之執阿難魯諸 禍七出等曰人罪人斯得宜早正大位八達曰王何為出此言懷寧王吾兄也大位當歸之 仲

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極放培植學校以養人才譯刊

以趙孟頫為翰林承旨有問之者帝曰子昂世祖所簡拔朕 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喉舌何也復厚賜之

諸書以資治化程鉅夫集條格趙孟頫典國史李道

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廢是復以履謙為司業乃 立分齋積分之法○御史和天挺上疏論時正陳七事帝詔中書舉行之

復宰鈞衡齊履謙任司業納天挺七事之陳陞周程

曰曰七以寶躬于官朕思此物何足為寶惟善人乃可為寶又曰明心見性佛教為修身治國 儒道為大儒之所以可尚者以能扶持三綱五常之道耳平居復備質素不事浮眩不喜征伐

建崇文閣于國子監 以宋儒周敦頤程顥 程頤張載邵雍司馬



光朱熹張栻呂祖謙  
及許衡從祀孔子廟  
廷  
罷總攝所及各處白  
雲宗都僧錄司從御  
史臺臣之言也

有言賈人售美珠者  
帝曰我服御雅不喜  
飾珠幾生民膏血不  
許輕耗汝等當廣進  
賢才不可以奢靡相  
導

大司農買任進司農  
丞苗好謙所上栽桑  
圖說帝曰農桑衣食  
之本此圖甚善命刊

印散之民間  
帝以久旱十宮中焚  
香默禱又遣官分禱  
諸祠甘雨大注

十賢之祀寶善重儒戒奢崇素禁游畋而止征伐罷

以李卓書 定國子生額三百人 從李孟講開科舉詔以八月天下 勅左右勤職業 勿增陪堂生三十人 郡縣興其賢能次年二月會試 勿妄僭倖加官

營繕而限田租增國子生定科舉法裁抑倖官罷白

帝諭省臣曰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史 是一時公論國史是萬世公論于是陞國史院秩從一品 帝事太后終身不違顏色 待宗戚動舊始終以禮

雲宗陞國史之秩停內降之旨事太后而承顏不違

勅國子監師儒之職有才德 者不拘品級雖布衣亦選用 帝諭太府丞曰財 用足則可以養萬

輯宗戚而恩禮愈篤師儒之職布衣亦用一繒之微

民給軍旅自今一繒 夏四月不雨帝露香禱于天既而大雨左 勅各省平章專意訪求遺逸 微不言子朕毋輒予人 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為民祈雨何避焉 苟得其人先以名聞而後致

毋輒予人露香禱天美珠卻御命各省訪求遺逸勅

廣州蔡五九作亂頗祿孫負其母挈妻子隨眾入山避之眾散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及其母祿孫 以身翼蔽曰寧殺我毋傷我母亡病渴祿孫含唾哺之盜相顧駭歎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操其

宦者勿授文階旌表賴祿孫孝行即散苗好謙圖說

妻者最責而 宋詩須臾慰 京師大旱疫癘極大舉湯藥禁絲事以對 侯寬 變之事即賜旌 滿 帝漢曰此寔朕之責也亦子何罪明日大雪 兄弟五

久旱默祝慰滿三農之望民疫引罪瑞昭六出之祥

人皆坐死帝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擇情 風雪苦寒帝諭侍臣曰朕與卿等居煖室而宗室 輕者一人仗而出之俸養各毋不絕其祀 昆弟遠戍邊塞務勝其苦歲賜錢帛可不加耶

釋罪延祀則仁及頑民感寒賜帛則恩加遠成以故

祭形傳替終帝之歷惟 翰南祭五九作 帝出見衛士有無衣者駐馬 問之對曰戍守邊鎮踰十五

邊亭臥鼓幽障滅烽者垂十餘年而况仁厚有餘剛

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守外留守官 遲限瘠兵坐法當死臨刑哀泣臣奔馳烟臺立 犬 不以聞非朕親見何用知之命賜之錢帛 十年老瘦幾死乞骸骨帝曰此法也命立斬以徇 長

斷非不足故雖駐馬問衛士而法不貸於老羸雖齋

公主許許判言作佛事經 金帝重四二十七人 史斷勦惡雄威聖已肅 帝意接問金守臣阿從 不花仍追所釋囚還獄 而仁黎雅意諱亡春融

戒禮菩薩而權不假於皇姊鋤惡稟霜肅仁黎藹春

此句臺 遺書者子邦寧釋奠孔 勅遣周王 臣疏 二十大風滅燭弗克成禮 和世珠鎮

是錄法京前住

融真盛德守文之主矣惜乎遣宦者莫孔子出周王

雲南不守武 二句御史 加官者續完照昭文館學士 共慶金 宗舊約見後 臺臣言 與前勅官者勿得授文階及 壬九百兩

鎮雲南官以倖求罪用賄免增江南茶稅寫金字佛

秦州成紀縣山移北 以南移至西河川大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三丈御史馬祖常 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常用不用之賢在官有不當言而言之佞故致然尔

經疲神探釋典致萬幾叢胜成紀山移奸貪不法之

鐵木迭兒肆浮雲以障日月莫駕之罪則何

大臣如鐵木迭兒肆浮雲以障日月莫駕之罪則何

帝諭李孟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 與卿相為終始御書秋各三字以賜

以說焉然李中書以宰輔之器膺秋谷之榮而神化

賁諛帝直洞屬而廷折之庶不做喜功之心也哉英

英宗 在位四年

初仁宗不嫁太子憂形于色每夜焚香泣告于天請以身代及崩太子憂過禮素服寢 於地日數一粥帝居喪宣徽院使失烈門請更朝宣帝曰此豈陰時耶且先帝舊臣

宗碩德八刺至孝天成父大漸而憂形於色露禱北

辰祈以躬代居喪遵禮而不改父臣不骫國法卻寶

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 卿進賢才而為人進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 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如民訟則禁之

帶罷張燈上書言事俾得專達明指之君也且服衮

制曰追還報不之遵母以朕勞于對越而有所損乃備法駕服衮黃頭至仁宗靈輓 歎欲流涕左負不感 驪豐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自廢典一旦復見至有感泣者 群臣

冕而享太廟萬姓聳觀百年之廢典聿新尤非元代

曰一歲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任之誠是所未安歲必親祀終朕之身 勅有司卹孔氏 丁

諸君所及者祀必躬親赦不屢下卹聖裔之貧乏念

且不意英宗繼年二十 帝謂拜任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聖圖則水圍 御史李

而能念三祖之愚表也 孟勇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端章起

帝居喪欲以元夕張 燈禁中為鰲山張養 浩諫曰世祖臨御三 十餘年每遇元夕間 闔之間燈火亦禁况 闕廷宮掖之嚴遂尤 當戒慎帝大怒既而 喜曰非張希孟不敢 言賜養浩幣帛以旌 其直

帝嘗御大安閣見太 祖世祖遺衣皆縑素 木綿重加補綴嗟嘆 良久謂侍臣曰世祖 創業艱難服用節儉 乃如此朕焉敢頃刻 忘之

至治英宗年號

拜任安童孫也帝在東宮聞其賢召之辭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寧天子宿衛而私往來東宮我固得罪亦豈皇太子之福耶卒不往

蓋屋百周陟

二祖之惡衣求敢諫而善槃水之喻設起居而從言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奉事皇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付史館從之每遺食必延儒臣敬問古今得失上致之死帝曰朕素聞世延

動之書敬禮儒臣開言納誨涵養浩之直燭世延之忠良 拜任安童孫也 著不花奏丞相阿散所得官用為多帝曰阿散常論船稅之請今所言乃復私恨非公議也 隱復謂因隱情而報復之也出韓文

忠起吳澄之賢洞完者不花之隱復故至治之際號

稱得人而良相如拜住者一勲步武三畏警心直情樂送兒死不置左相獨拜住 曾祖木華黎佐太祖 安童相世祖帝曰卿之勲甚賢 如此步武二勲若 光乃祖多矣拜住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矣下事讒見

高致振拔元老明良合德太平以臻奈何造遠伽寺而初仁宗議太子太后弘吉刺氏欲立周王辟展遂擁 帝即位太后蒙質帝有毅然之色爵成疾而死

又直臣釀妖僧之構亂醜私忿而復太后改命氏之殺 蓋屋僧團明部陽道士 劉志先俱以妖術作亂

飲缺任法無私控抑將帥果於誅戮頸盤公卿致奸賈誼論上不使人頸盤而加 也上不使人控抑而刑之也 帝謂賈之 迭見說

黨畏罪大變遂興鐵失以御史臺而領衛兵也先帖後左塔不花言于 泰定帝曰大臣兼

木兒以樞密院而領衛兵太阿倒授尚能禁其不逞領軍務前百無鐵失以御史大夫而領衛兵也先帖 木兒以知樞密院事皆領衛兵如虎而翼故成逆謀

哉故兄也外應弟也內援君也遐升相也徂落腹劍鐵失 鐵失 拜住

謀成而手刃隨刺南坡之被弑實援格堅之不謹也國語號英宗 曰格堅皇帝

泰定帝 在位五年

初封嗣 晉王

詎非英明大累哉泰定也孫鐵木兒乃顯宗甘刺麻

泰定因諸王買奴之請遂誅也先鐵木兒完者

長子裕宗嫡孫也以支庶入繼大統即位於龍居河

裕宗子行在所命旭邁傑入京師收鐵失其黨赤斤鐵木兒等悉誅之

首誅奸逆以復先誓英魂戴日寧不悵嘯九閩乎賊

命趙世延知經筵趙簡預經筵阿魯威等

黨既清封賞買奴而以講說詩書為上規命趙世延

同經筵曹元用等兼經筵

趙簡同知經筵故大學衍義等書日交流續貞觀政

要諸集日接不怠聽旭邁傑而減廐馬汰衛士節濫

旭邁傑等以國用不足請減廐馬汰衛士及節諸王濫賜從之

遣使宣撫按問官吏不法詢民疾苦云云

張瑄請省保定召還問之瑄言保定是漢民飢甚

賞又分天下為十八道遣使巡行詢問民瘼賑荒蠲

惻然命賑糧四月免民半租

賦罷役省刑且楊朶兒只觀音保等皆正直忠臣不

御史言往者鐵木迭兒專政誣殺楊朶兒只蕭拜住智勝伯顏觀音保鎖咬兒谷的迭兒照武李謙成珪罷免王毅高昉張志弼天下咸知其密請昭雪是詔旨者召還錄用死者贈官有差

幸為奸賊所成一旦昭雪存者用歿者贈豈非有元

御史臺臣請親祀郊廟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攝之

元年

賢王乎奈之何郊廟不親排止臺諫受佛法於帝師

二年

賜天壽延聖寺鈔二萬錠田千頃

帝御輿聖殿受無量壽佛戒于帝師

頒道經於宮觀賜田鈔於天源九五居尊而妄敦戒

豐圖

遵華

業謬治清淨果能大乘發心廣度普愛乎蓋襲蒙古

二句大

中書省臣江南民貧僧富諸寺觀田土非宋舊制之與均役從之

之家法而踵祖父之愚耳民貧僧富果報未收百姓

攝官州大風海溢河決陽武灣沱河溢通漕縣山崩碣門地震天全道山崩飛石斃人等

初年盜竄太廟仁宗及莊懿皇

賣兒貼婦者不知幾千萬矣以故災變迭作盜竊神

后金主泰定四年盜劫武宗金主及祭器

息州民趙莛郭菩薩言勸佛堂有大下遂作亂命樞密院及河南行省捕討之

四句外史斷

主郭菩薩乘風作亂君臣之間曾未見其責躬引咎

出敗柳林以疾還宮而卒

而世稱治平詎非確守祖法不事紛更之益乎柳林

泰定子

疾逝阿速吉八即位於上都昔武宗立弟仁宗約以

次傳位於和世球延佑三年建議立儲奸相鐵木迭

武宗長子仁宗時封國子監丞武宗崩後和世球逃至金山西北諸王察阿魯等比率眾來附內皆其部

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而封和世球為周王兩

二句史論

武宗太子英宗初徙居海南瓊州至泰定帝自瓊州召還至潭州復命止之後數月

文宗  
初即位

宮構釁朝廷中且多事矣故文宗圖帖睦爾以至親骨肉播越海南及燕帖木兒舉兵警懾眾志而文宗

始襲位焉受命改元俟大兄以遂固讓而倒刺沙擁

統所在當歸之乃執烏精都刺等下獄時刺沙已害八謀弟和世球遷之江陵至燕帖木兒謀定以和世球遠在漠北未能徑至乃遣人迎懷至既至燕帖木兒以為優擢之際不正大位不足以保天下之志剛帖睦爾以兒和世球在漠北欲虛位俟之必不得已當明告志播告諸王也先鐵木兒忽刺

中外遂即位詔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國之心封燕帖木兒為太平王

台等屢敗圖帖睦爾兵

七

護吉入諸王大臣出戰無功致兵犯畿關矢及皇廷  
陷上都梁王禪逃走遁脫死之者不知所終  
燕帖木兒擒驛馬李羅帖木兒及倒刺沙送京師戮之

雖王禪賜死李羅就擒而震動京師驛騷陵廟皆由

文宗遣使迎周王 通鑑諸王勸駕周王始發  
和世棟于漠北 南征而真天子自北來矣

### 明宗 在位半載

仁宗儲嗣不定之所致也自北漢迎請周王始發南

和世棟稱帝 帝諭燕帖木兒曰凡京師所官朕弟所用者並仍舊是日燕諸王大臣子行殿  
于和寧之北 因謂臺臣曰太祖有訓美名馬人皆愛之然方寸一有係累即能敗名喪德

征和寧即位是為明宗觀其重言官而慎風紀聞言

卿等亦當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嘗命察兒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譬如人身中書其右手  
也蓋察兒在左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醫院關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

路而激忠讜京吏遵懷王之約鉅政總太子之裁論

聽舉劾風紀重則貪暴畏刑各片重則入水  
深也朕有缺失卿等亦當以聞不汝責也

太子以篤學親賢戒大臣以敗名壞德恂恂默默

三句外 史贊

太子然後以聞

### 文宗 在位五年

然友愛之情豈事詩書剿拉同氣者倫哉惜在位半

九月丙戌明宗次子旺忽察都皇太子入見庚寅帝暴  
卒燕帖木兒奔入帳中取出玉璽文宗復即位還燕都

載暴卒於行在而文宗復立崇尚儒流考索典禮加

詔以董仲舒從祀孔子 開奎章閣  
唐位列七十二子下 以聽講 張養浩著書卷二曰廟堂忠告二曰風  
憲忠告三曰牧民忠告帝以此書是廣聽

封孔廟列祀仲舒開奎章以資啟沃佩忠告以擴宸

朕當佩 命翰林奎章諸崖唐宋會要  
朕不忘 輯本朝典故名曰經世大典 張養浩濟南人歷任三朝累官中  
書省臣陝中旱飢詔往賑之養浩

聰輯經世大典以知治亂得失而一時輔治之臣如

登輦即行道經華山禱于岳祠一兩三日到官復大雨泰氏  
太喜自到官未嘗家楹止宿登夜禱于天書出賑饑于官 以西僧齋直吃刺思為帝師命朝臣  
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

張養浩之禱雨賑貧范梈之謹身守法李木魯獅為

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李木魯獅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  
僧人師也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 史惟良疏曰今天下郡邑被害  
者衆國家經費若此之繁務藏

加封孔子父為啟聖 王母為啟聖王夫人 顏子充國復聖公曾 子邠國宗聖公子思 沂國述聖公孟子鄒 國亞聖公河南伯程 顥豫國公伊陽伯程 頤洛國公 范梈清江人四任佐 風憲歷官湖廣嶺北 道經歷謹身守法不 可于以私蔬食水飲 泊如也史稱其卓然 自對于流俗外吳澄

史惟良疏曰今天下郡邑被害者衆國家經費若此之繁務藏

誌其墓以為特立獨行之士

天下儒人師文學與政事兼優而納史惟良請汰冗  
空虛生民周際此正更新育費之時  
實遵世祖成憲汰冗云帝嘉納之

濫蠶食之人罷土木不急之役寢香山負辰飛天曆

御史陳思謙言銓衡之地入任之門太多黜陟之法  
太簡州郡之任太濶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

終是甲辰君之識行陳思謙設三策以救四弊之奏

四弊帝以其奏命  
四川印州有二井舊名金鳳芳池天曆初地震池水湧溢州  
民侯印願作什器煮鹽而輸課于官詔四川鹽運司主之

金鳳芳池煮鹽輸課威械藏而俎豆興六典陳而九

二句鷹  
揚奪錦  
遼東陝西兵起諸王忽刺自兵起武安兵  
起雲南諸王悉堅叛烏蒙羅七斯叛雲南

刑厝矣何白刃摧鋒於草澤黃煙橫焰於蕭牆鼠竊

宣慰使  
帝聞邊報新下願謂后妃弘事  
祿余叛  
曰此輩鼠竊滿腔都是天不之心

之徒致勤天子之憂顧小警雖虞而大變未成者則

內治無乖守成有道也洎皇姪嗣位猥以帝謀為不

順帝廢文宗廟至遷太后不答矢里下東安  
州尋卒放其子燕帖古思子高龍殺諸途  
初文宗崩明宗后  
八不沙遂從委權于

軌致父飲恨而崩除廟王徒太后放逐皇儲益私恨

高麗使居大青島中諱詔天下言明宗  
在時素謂非其子移于廣西之靜江  
順帝乃宋王帝昺之子明宗  
收為養子詳見何叔丘文集

帝之出已且以昭其非正嗣故齋忿以逞遂從而構

之不能不為文宗稱屈矣至若燕帖木兒對援立之

燕帖木兒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最奉定后為夫人前後尚宗  
宴安四十人有交禮三日遠遣歸者後房充斥荒淫日甚休廢溺血

勳挾震王之勢自受封太平之後威行宮省勢振寰

妥權至自靜江百官  
具鹵簿迎於良鄉燕  
死而  
上  
覽  
順帝后伯牙吾氏  
弟撒敦封素  
撒敦子賈勢能封太  
王食邑廣州  
平于與伯顏亦相念伯

是錄去頁有注

帖木兒既見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權幼且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兒疑其意不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遣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乱故廷延至數月後燕帖木兒死乃得立

寧宗 二月

順帝 在位三十六年  
初燕帖木兒請立文宗子燕帖古思太后曰吾子尚幼妥懼帖木兒乃明宗長子子

區妻皇后挾新君女為皇后弟為榮王姪為太平王顏居已上潛蓄異心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闈伯顏捕獲唐其勢誅之其弟塔剌海走匿皇座下后蔽之以袂左右曳出斬之伯顏使人并執后已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耶乃還后極慾窮奢荒嫖罔憚卒至兵伏東郊刃陵宮闕孰非  
天曆三年三月天鼓鳴於西北八月乙巳天鼓鳴于東北巳酉文宗

燕帖木兒之驕狂不道釀成之耶天鼓再鳴文宗晏駕國無壽君郕王懿璘質班七歲嗣統逾月遂殂

權帖睦爾乃明宗長子寧宗之兄文宗時被讒出居

廣西及即位裁減宦者分理罪囚嘉許衡之不殺而

理當立遣濶里吉思迎之

太常博士遂魯曾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豈可復蹈慕容垂之失乎學士陳顥曰唐太宗冊曹王明母為后亦二后也魯曾曰堯母帝嘗庶妃堯未嘗以配魯曾為御史

其孫錄用封曹娥之靈孝而夫人加稱褒贈關文與遂投江死其後縣長慶高以禮葬焉擢歸賜抗賊不屈人稱出角而遂賜以上尊阿魯圖阿魯圖為相議除一人為刑部或以為柔軀圖曰選僧子耶尚書詳識刑獄不枉壞法即是好官何用強壯者為其為治知休如此別兒

魯曾為御史

而雙節之廟號聿新配饗真哥后而魯曾之建議顯

魯曾為御史

為治知體自甘退休而不抗乎御史王大中貸粟賑

魯曾為御史

饑而江州民活張縣尹仰天祝蝗而武陵鷹飛以六

魯曾為御史

事備者陸一等四事備者減資事備者平其事俱不備者陸等

是錄去原身注 卷十 二十



民無病焉○河南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無傷百姓俄有黑鷹群飛啄食之

事定守令陞降嚴黜陟也詔廉能官從近銓注重孝養也雅意作士而一時得人之盛如馬札脫脫同時

周德公曰許謙潛心篤志不求聞達安于有義而意非一代之真功

秉政察罕擴廓協力摠忠是皆父子濟美而沙的舉

李孝光温州樂清人少博學篤志為文取法古人如先秦兩漢不拘于世尚

許謙為一代真儒學無間斷李孝光之篤志法古為

朱公廷之學得之家傳天性仁孝勤于書過人者惟為學之功無述極其精緻肆力于

文朱公遷之精詳卓然名世雖杜本不至而董立亦

四書說約為翰林學士

膺名爵於朝臣則揭後斯進太平策期獻一得

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

而天下蒙利

得言人所不敢言于天子之前志願足矣

論學校考試

帝欲觀圖畫

則黃潛之

郭忠恕比干圖以進

家言三史之屬筆居多則歐陽元之文章亦豈易及

因言糾不聽諫遂止

文章一以氣為自成一

其國一日帝閱宋徽宗兩稱善

立無所附著日損齋

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一事對曰

侍講學士黃潛義烏人蒞官清白月俸不

獨不能為君耳

文章一以氣為自成一

侍講學士黃潛義烏人蒞官清白月俸不

文章一以氣為自成一

立無所附著日損齋

文章一以氣為自成一

文章一以氣為自成一

文章一以氣為自成一

文章一以氣為自成一

文章一以氣為自成一

文章一以氣為自成一

文章一以氣為自成一

文章一以氣為自成一

文章一以氣為自成一

文章一以氣為自成一

文章一以氣為自成一

義烏志筆記等書○  
丁氏曰公之道德政  
事無所不具儒學特  
其一耳

御史泰不華率同列  
上章言媼母不宜加  
徽爾太后怒欲殺言  
者眾俱泰不華曰此  
事自我發之甘受誅  
戮不敢累諸公已而

太后怒解曰風憲有  
臣如此豈不能守祖  
宗之法耶乃賜金幣  
以旌其直

帝敗于柳林凡三十  
五日御史丑的宋紹  
明等進諫帝賜以金  
帛丑的等固辭帝曰

昔魏徵進諫唐太宗  
未嘗不賞汝其受之  
○時微甲帖木兒為  
江浙平章會科舉

請試官供帳甚盛心  
頗不平及復入中書  
首議罷科舉御史呂  
思誠等列其罪狀劾

之不報皆辭職去而  
思誠出為廣西僉事  
采兒只為右丞相請

于帝曰臣今備位宰  
相非得太平不足與  
共事乃以太平為左

丞相後脫不知其  
有德于已因汝中相  
諛間而罷之脫之

母聞之謂曰太平好  
人何害於汝而欲去  
之汝適我言非孝子

也太平故吏田復勸  
之自裁太平曰吾無  
罪當聽于天若自殺

則誠有歉焉遂還奉  
元太平即賀惟一也

要皆各擅其長而御史臺諫則哈刺答里泰不華也  
西臺中丞定已集賢侍講蘇天爵科舉無所避凡與  
華七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九人都人稱天爵

先刺與定定蘇天爵等靡不共顯其直嘗謂家事豈  
初受命集書詔帝非明宗子及帝將立中丞馬祖常使告集曰御史有言矣  
蓋諷使察也集遂謝病去侍臣有以善詔言者帝不懼曰此朕家事豈由彼書生耶

由彼書生又謂丑的進諫當受賞三史進而欲以前  
圖進宋遼金三帝曰史既成書前善者朕當以為法惡者為戒然  
豈止勸為君者為臣者亦當知之卿等其體朕心以前代善惡為勉  
時有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親臣也言帝曰天下

代善惡為勉明良協理庶幾可望泰隆奈仁柔不斷  
伯顏既誅唐其勢最權自恣魯輝帖木兒者明宗親臣也言帝曰天下  
為御史大夫國之大柄盡歸之御史幹勒海壽劾

每事決于宰相伯顏哈麻相繼弄權歷載之間靡一  
奏一人非惡言主詔奪二人  
時罷魯輝帖木兒言而未用聖政許有壬力爭之伯顏怒曰汝風臺  
官爵出海壽為陝西廉訪使  
臣言徹里耶有壬曰太師擢徹里帖木兒在書歸史三十人不敢

善政但見罷科舉而拘名馬禁南人持軍器令人入  
太師而聽有壬言有壬權重太師耶伯顏嘗稱有壬反復辨論而議已定伯顏溫言慰解曰  
詔持令有壬為宰相以折展之有壬懼禍不敢辭御史溥化謂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橋橋樑矣有壬移疾

粟補官禁漢人習蒙古文字而已國之勳舊皆如采爾  
初采爾直班為右丞相所善善音樂者命為樂監直班也疑一人以進帝怒直班頓首曰  
幸唐居清選恐後世以此議陛下帝悅墜之為平章政事以言事忤脫之意時脫已倚任汝中

直班正色立朝出之西臺卒至外斃宰相太平足與  
柏伯顏采爾兩角而直班正色立朝無所附麗出為西臺御史采爾幾左迂湖廣平章閩中人涕泣遮留  
直班恩遣從問道至湖廣汝中相使采爾至軍中欲書采爾完者謂人曰平章國之勳舊焉傷之人將

共事而誣罷尚書成遵漢沮修河而左遷惟侈志淫  
不食吾餘矣直班素  
吟麻進西番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譯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  
感風疾童子謂  
璠黃善秘密法帝嘗習之以宮女十六人按舞美麗帝嘗謂第八者與谷

巧術行演揲舞作天魔連蕩龍舟荒耽淫樂情封慾  
麻林婿采爾幼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偷納皆看醜醜外  
元統二年正月朔雨三月天雨  
血于法梁著表皆赤毛如線而

閉道逆天亂是用長汴梁則雨血也彰德則雨毛  
綠民謠云天雨粟民  
饑饉等路雨血于火如救黍  
起怨原地事變  
備州雨黍良多取而食之

昔星見者八彗  
除舊布新之象

○初黃河決脫已集群臣廷議言人必殊惟漕運使賈魯以為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于是遣成建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疏塞之方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听以究水之深淺博采輿論以為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于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于河患者時脫已先入魯言怒曰汝謂民將反耶明日執政謂遵曰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脫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而還

也饒信則雨黍也蝗旱薦臻而危象叠興矣彗則見

六百以陰星上公大將軍之象也春見東方以長為敵秋見西方以多為長庚出東當以東出西當候西不得經天也過午為經天謂晝竟于上經天則不臣兵起詳見天官書

於易也太白則屢經天也日食則晦於上巳也兩日

如月星 如雷 兩重耳 擊雜音也 京師地震鳴山崩陷 為池方百餘里時天下

相盪星入北斗而天昏晝晦災異紛拏矣京師則地

地震者九山 形如狗頭其斷 處者新刻者

震山崩也星隕大名化為石龍鬪於樂清江也彰德

先行童謠云 朱皆如五色夜輝 如繪圖三日乃解 東陽民張氏婦年甫十歲暴長四尺 許兒人嬉笑如世俗所西布袋和尚

李實如黃瓜汴河水五色也甚且棗陽童子暴長大

都有杜鵑而物惟人妖亾符發集矣由是羣盜四起

使詔開黃河故道詳見後

至元三年廣州民朱 陳州人捧胡真定人障 山童自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 嬰至正十一年穎州劉福通等 蔓 光卿偽稱大金國 山童俱稱弥勒佛治世

徐壽輝羅田人與麻

虺呼連聲大金國復興彌勒佛治世自朱光卿稱帝

城鄒普勝等舉兵稱

妖言山童當主天下遂舉兵作亂以紅巾為號事發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于林苑逃之武安福通遂反 颍州自礪山夾河迎林兒立為帝號小明王都亳州國號宋又徙安豐沒于張主誠乃入建康而祖

亂亦以紅巾為號陷

以後劉福通徐壽輝之徒又以白蓮紅巾聚眾為亂

黃州據蘄水為都僭

惠州民聶秀卿譚景山等拜戴甲為帝 殺鎮西王克元班 合州韓法師 光活佛與朱光卿相結為亂擄殺命官 蔓延至四百餘庭 又自稱南朝

稱帝號天完徙漢陽

定光活佛擄殺命官西番逆賊戕殺王子南朝趙王

又徙江州其將陳友

袁州周子旺反 偽稱南朝周王 靖州 峒峯

韓法師南朝周王周子旺江西妖人鄧南三廣西徭

賊吉烈思而蔣丙起道州李志甫起漳州羅天麟起

湖廣道州民蔣丙稱順天 志甫聚眾圍州城守將柳思賢 夫麟及陳 玉與何仁甫等相繼起兵 戰失利為州人陳君甫襲殺之 積萬陷江

外其徒羅 天保有眾六萬餘寇 德用殺之 陷陽武岡等處

每定錄去百二司生

汀州吳天保起靖州賽甫丁起泉州山東河南之境

以上諸寇 猶其小者

盜匪開務之開河劫 商旅船兩淮運使宋文

群盜肩摩江南江北之濱殺掠無忌騎賊四十餘人

濠江賊起宋文贊上言江陰通泰江海之 門戶而鎮江通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

劫運船三百艘而無能捕將山賊僅三十六人官軍

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直選智勇以圖後功不報 此句 漢交 命賈魯以工部尚書充河 防使發夫自黃陵而南達

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焚鉞彘起國勢瓦崩方且

白累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三百八十里先是黃鵠云石人一雙眼挑 紐的該為相有 大臣休既臥病

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挑黃河二百八十里石人隻

眼卒應童謠紐的該既死太平亦不能久於位張禎

不資群策不明賞罰 不擇將帥四者為征

御史張禎上疏陳十 禍以輕大臣解權綱 事安逸杜言路離人 心濫刑獄六者為根 本之禍以不慎調度 不資群策不明賞罰 不擇將帥四者為征

計之禍言多劉切其 事安逸不明賞罰二 條尤中時弊疏奏不 省

命李羅帖木兒守石 嶺開以北察李帖木 兒守石嶺以開南以 二將相讐隙故兩分 之而交攻如故帝遣 也先不花悅比木兒 奴七等三人往解二 家之兵既受命不前 進張禎劾之

士誠泰州白駒場人 為鹽場牙儉與弟士 德士信舉兵陷泰州 以高郵為都自稱誠 王國號周為苗帥楊 完者所敗乃請降後 自稱吳王明兵下姑 蘇執士誠不食死 明玉珍隨州人為徐

三入春懷自安之計無憂國之思迂回退避程道安以西魏開教于車使兩家自夜 時帝蓋厭 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寔此三人所致宜誅之不報禍嘆曰天下事不可為矣即辭去 意者朴不花

陳十禍而不省劾三人而不報朴不花用事為奸 用事為奸利權盡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壅不上聞以故韓林兒據 狀皆壅不上聞幸名禍亂論首謂元之二人其罪居多 曷前 徐壽輝將倪之後簿書

思監因相表裡四方警報壅不上聞以故韓林兒據 樞案幾裝發後併其甲兵以江浙為都建都于杭州自稱漢王尋移壽輝稱皇帝國號漢遠居武昌與 明兵戰于鄱陽湖敗死○白州舊名民方國珍與壽輝相仇致遂入海為亂今將征討無功乃招降之

中原陳友諒徇湖廣方國珍擅東浙張士誠扼姑蘇 兄弟皆獲官署後 友諒元福建行首李瑄王三 何真元分 元鎮守黃河出豐隆 復入海降于明 十六年殺首領權權權權 省定丞 王未遂陷東至濟寧

陳友定起八閩明玉珍擾劍閣何真虎視於廣東劉 保定降于察罕察罕撫復受仇其心以察罕○劉福通將毛貴陷益都益王 李嗣子 買奴遁出與都察罕陷于貴殺濟南路元行首有承權權死之後貴為趙君用所殺 子威廷

益鴟張於遼左田豐毛貴鹿逐於山東四國惘搖九 試魁多以翰林出守汀州上攻城策于行省請兵屯江北以備賊衝不報 吾不知死所矣賊渡 汀州自戰殺獲六萬餘以無援而城陷與賊甚戰擲劍比之日殺我母殺百餘人從子秉忠傷賊死

益鴟張於遼左田豐毛貴鹿逐於山東四國惘搖九

益鴟張於遼左田豐毛貴鹿逐於山東四國惘搖九

益鴟張於遼左田豐毛貴鹿逐於山東四國惘搖九

益鴟張於遼左田豐毛貴鹿逐於山東四國惘搖九

益鴟張於遼左田豐毛貴鹿逐於山東四國惘搖九

壽輝將至正十七年  
倪文俊陷川蜀令王  
珍守之既而陳友諒  
殺文俊弒壽輝王珍  
自據成都稱隴蜀王  
尋稱帝國號夏子昇  
嗣洪武四年明兵討  
之與其母降

士糜沸官軍喪敗若李子威出守江州功高無援而  
誣置唐江州官其子秉方集賢待制補 泰不華字兼善年十七江浙鄉試第除紹興總管教民與  
兄冕程穎亦死子賊妻昭昭之子也 讓越俗大化迂翰林以方國珍為亂命不華招降之國珍復

以死報國則乘潮決戰之英節不仆余廷心江淮保  
入海拔不華自以死報國時國珍所親陳仲達言其可降快不華棄乘 余國字廷心為淮南行  
潮而前竟其心異手斬賊舉槊以刺中頸死猶立而不仆賜唐額崇節 省屹然江淮一保障

障孤軍血戰而自刎則夫妻子女之忠貞愈烈有城  
友諒陷安慶關守孤城六年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關亦破平餘創日中 明兵取集慶路御史  
城陷關知不可為引刃自勁墮清冰塘妻耶律氏拘子德生女福童皆赴死 大夫福壽督兵出戰

有則生城破則死之福壽有五膝如鐵豈為賊屈之  
城陷福壽獨據胡床坐臥臺上左右或勸之去叱之 張士誠據高郵知府李齊辨說身端而士  
曰吾為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安在哉遂死於兵 誠無降意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

李齊有精忠大節人比張巡之褚不華有頭可斷足  
為賊屈士誠怒思殺其膝肉之時論大科 天完將陳友諒攻信州江東康訪使伯顏不花的斤  
三魁華不華不華及齊皆負所託云 往救之誓以破賊自誅友諒弟友德遣使說降的斤

吳王子誠逐達識帖  
睦遜以其弟士信為  
江浙左丞相諷行臺  
為之請寔授普化帖  
木兒不從即使人索  
其臺印普化封其印  
置諸庫曰我頭可斷  
印不可與又迫之登  
舟曰我可死不可辱  
也從容沐浴更衣與  
妻子訣賦詩二章乃  
仰藥死臨死擲杯地  
上曰我死矣逆賊當  
踵我亾也達識聞之  
亦飲藥死

曰汝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日夜慶戰而死切  
的斤赴援自其母解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毋矣母自為忠臣吾即何憾

亦飲藥死  
丞相脫也請親帥師  
討徐州麾兵奮擊敗  
之芝蘇李遁去  
徐壽輝遣丁普朗攻  
沔陽推官俞述祖戰  
敗彼執不屈壽輝怒  
支解之

不可移之伯顏的斤有可死不可辱從容賦詩仰藥  
明兵取益都路平章保七隆宣慰使普顏不花還告其母曰兒不能兩全忠孝幸有二弟當為終養拜母  
而別趨官舍坐堂上至將及不往既而面縛之不局而死其妻阿魯直亦抱其子投舍北井其女及妾  
擲杯之普化有益都力戰拜母而別妻妾子女皆隨

亦飲藥死  
丞相脫也請親帥師  
討徐州麾兵奮擊敗  
之芝蘇李遁去  
徐壽輝遣丁普朗攻  
沔陽推官俞述祖戰  
敗彼執不屈壽輝怒  
支解之

溺之普顏不花其最得氣者董搏霄之復杭城平徽  
董搏霄從江浙平章教化援江南渡江至德清而杭城已陷教化問計搏霄曰賊覓杭城子女  
溺焉 五帶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教化不能行

亦飲藥死  
丞相脫也請親帥師  
討徐州麾兵奮擊敗  
之芝蘇李遁去  
徐壽輝遣丁普朗攻  
沔陽推官俞述祖戰  
敗彼執不屈壽輝怒  
支解之

州而濟南之役徒驚白氣衝天脫脫之親征芝蘇李  
初豐王士誠降于察罕推誠待之不疑豐復謀變刺殺察  
罕先是有白氣如索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

亦飲藥死  
丞相脫也請親帥師  
討徐州麾兵奮擊敗  
之芝蘇李遁去  
徐壽輝遣丁普朗攻  
沔陽推官俞述祖戰  
敗彼執不屈壽輝怒  
支解之

蕩掃徐氛而山東又失一良將他如俞述祖之被執  
帝曰不朕山東必失一良將帥馳詔 徐壽輝將項普略陷缺城路江浙察政  
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 變執敬與賊遇奮刀所賊中鎗而死 趙普勝戰于河口

亦飲藥死  
丞相脫也請親帥師  
討徐州麾兵奮擊敗  
之芝蘇李遁去  
徐壽輝遣丁普朗攻  
沔陽推官俞述祖戰  
敗彼執不屈壽輝怒  
支解之

蕩掃徐氛而山東又失一良將他如俞述祖之被執  
帝曰不朕山東必失一良將帥馳詔 徐壽輝將項普略陷缺城路江浙察政  
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 變執敬與賊遇奮刀所賊中鎗而死 趙普勝戰于河口

詩輝將王善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教與力戰濬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禦賊手斬殺其父者并擒善獻於帥府磔之

丘濬曰元人盛時歲漕淮米以給京師幾四百萬石及其衰也道路不通哀求于友者僅得一十萬石其後升斗不與焉警則之富室之城居者云時宦者朴不花蒙驩內侍太子外結搆思監驕恣不法御史傳公讓劾之坐左遷陳祖仁上疏太子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

不屈劉濬之父子奮勇而樊執敬死於缺城。星吉死於河口。汪澤民死於宣州。矢忠竭節。良足多者。然海寇敢於要君。閩帥敢於玩寇。至哀求反者。僅得輓漕

十萬。而祖宗付託之天下。固已失其大半矣。尚爾誇天命之有在。下罪已之虛文。豈不愚哉。由是內變迭興。際起二豎。字羅秃堅舉兵犯關。太子出奔。奇后幽

帝以天下兵起下詔罪已。大赦天下。在至正十五年。太子怒字羅跋扈交通秃堅而匿老的沙。謀為悖逆。下詔削字羅官爵而奪其兵。李

執迫三黨伏誅。而明太祖戡定羣雄。兵至幽燕。區區伯顏不花猶欲以忠義死守枝梧。元君竟開建德門。北遁。俎於應昌。嗚呼。皇王所恃以國者。以誅賞合宜。

八柄在已。權不下移也。伯顏誠有罪矣。帝不能去邪。伯顏請辭不許。遂行。伯顏問真定父老曰。汝曾見子殺父事耶。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君。伯

諫者祖宗之所建。頑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疏入。太子怒。令老的沙論之。祖仁復上疏。于是太子以其事聞。元主又令老的沙諭旨。祖仁復上書。帝大怒。臺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出祖仁于甘肅。老的沙遂于秃堅帖木兒。逃於孛羅帖木兒軍中。

脫也。幼就學。請于其師吳直方。白使脫也終日讀書。不若日記嘉言善行。服之終身也。及既黜其伯父。悉更伯顏所行。中外翕然稱賢相。兼理宣政

伯顏首行慚色。行至龍興驛而死。伯顏高權橫其從子。脫也深憂之。私請于父馬札兒。白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亦矣。曷若于未敗圖之。復質之于其師吳直方。

伯顏請辭不許。遂行。伯顏問真定父老曰。汝曾見子殺父事耶。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君。伯

伯顏首行慚色。行至龍興驛而死。伯顏高權橫其從子。脫也深憂之。私請于父馬札兒。白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亦矣。曷若于未敗圖之。復質之于其師吳直方。

伯顏首行慚色。行至龍興驛而死。伯顏高權橫其從子。脫也深憂之。私請于父馬札兒。白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亦矣。曷若于未敗圖之。復質之于其師吳直方。

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為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也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耶不許○脫也督軍征高郵連戰大捷丞相哈麻與脫也隙風監察御史袁寶因不花劾奏脫也出師三月略無寸功詔削奪脫也官爵淮州安置客省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乃拔刀自刎而死既又移置亦集乃路再徙雲南之鎮西行次大理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脫也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哭詞拒絕惠銜之發軍

圍之哈麻又矯詔遣使賜之鴆遂卒

全功臣使哈麻矯詔而偽誅令非髮白齒落之恨則髮未白齒未落遠以為老耶公羊傳君親無將也而誅焉元君北道夜行悲泣語近侍曰荒塵乃杖殺哈麻并其弟雪也奸佞之不道無將靡所不至矣奚待涕淚沾襟回首

元君北行眷也南顧近侍曰以天時人事觀之何須回首南耶

向南時耶元自太祖至此一百六十二年繼大統八

十九年成善守武喜更仁宗恭儉英宗剛決十有四

世之君豈無一善之足稱哉顧其僭逆相踵如泰定

不臣明宗不終文宗不弟寧宗不承順帝沈葦三綱

五常蓋蕩然矣兼之條格不常而奸弊易生賄賂公

皇后弘吉刺氏性儉不妬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二皇后奇氏素有寵后無幾微怨意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

行而名器可假大臣竊柄罔上行私貴戚宣淫強籜

跋扈正宮皇后止一弘吉刺氏動以禮法自持他無

諸起兵者中書許有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罰無章

聞焉至於末年務行姑息賞重罰輕軍帥盡成反噬

仇敵逆

仕途三句宋人詩招安之法宋人曾行之故有是味順帝始招安方國珍俾之

之犬臺諫皆為不捕之貓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

順帝寵河番僧及伽璘真谷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帝嘗謂帝曰陛下尊居萬葉嘗四海

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于皇帝日從事于其法廣取女子惟淫

謀只自招。疆宇日蹙。而上不以為憂。益恣淫樂。師徒  
戲是等君臣淫辭。出入禁中。無復禁止。甚至男  
女得廢。所處空言。皆即定該。猶華言事。七無碍也。  
屢敗而下。不以為懼。輒報捷章。衰草連天。居庸匹馬。

竟前

有平順帝詩曰。理消馬馬  
孤。瞻。羸。勝。斷。居。庸。匹。馬。嘶。

宜其及也。





